[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字理貫

徐[illegible]本[illegible]佛教[illegible]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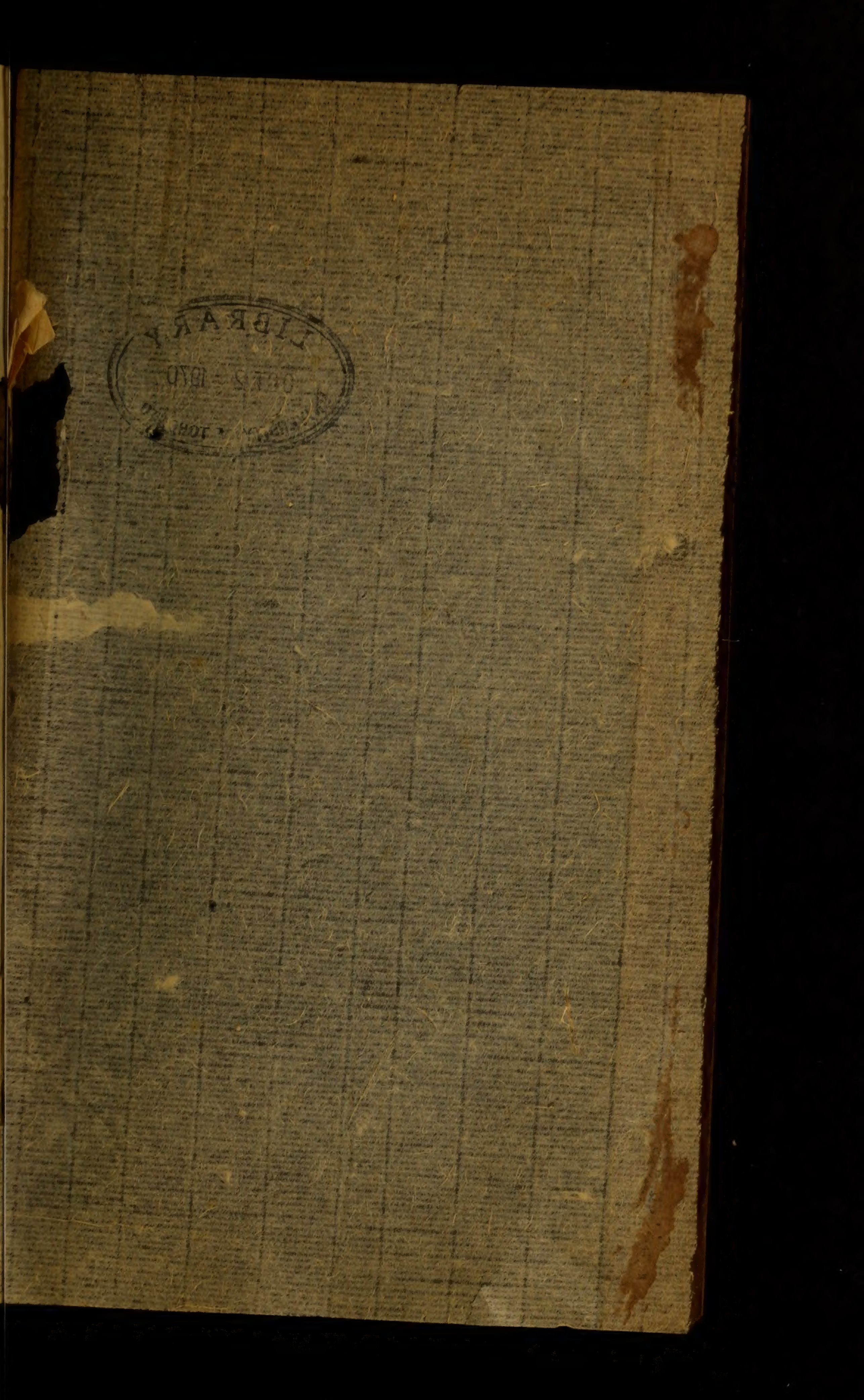
浅茫徐謂侍者曰我者[illegible]行投之鷁首既投而波流靜謐

有頃已濟傾舟人曰[illegible]行無名同侶沿流[illegible]間或[illegible]洲

大渚有巨鱗在焉舟人[illegible]數不數里果有白[illegible]長百尺周

三十餘圍偃臥沙上[illegible]有大[illegible]然流舌舟人因[illegible]

載歸左近村間食[illegible]法華至天台[illegible]命內官[illegible]



新刻六眞汪爵儀評訂神仙鑑二集卷之十四

包山块樓秘本

江夏問陽宜史徐衜述
汝南淸眞覺姑李理贊

○徐張傑士互成功　○水火佛奴同證果

法善徐謂侍者曰、取我黑符投之鷁首、既投而波流靜謐、有頃、巳濟、顧舟人曰、爾可廣召同侶沿流十里、閒或蘆洲荻渚有巨鱗在焉、舟人承、教不數里、果有白魚長百尺、周三十餘圍、偃暴沙上、就視、腦有穴巖然流膏、舟人因臠割載歸左近村閭食魚累月、法善至天台設齋畢、命內官覆吉遂留居四明之下、五月一日、有叟詣門號位求救、引問

○東海龍

○婆羅僧幻

婆羅門亦有導引其説一龍引二氣引三麟盤四龍翔五鶴舉六鸞翔七鸞翥八熊迅九寒松挫雪十冬栢凌風十一仙人排天十二鳳鼓翅

之吏曰某東海龍也天帝勅主入海之寶千年一更其任無過者超證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績垂成有婆羅門逞其術往海峰晝夜禁咒積三十年其法將成海水如雲捲入半天五日午時海將竭矣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爲幻僧所取念某千年功反受譴責乞天師賜丹符垂救言畢辭去至期葉師勅丹符飛往救之海水復舊其僧愧恨赴海死明日龍吏輦寶貨珍奇來報師曰棲神之所無用寶貨爲也此石崖之上去水且遠但致一清泉即爲惠矣是夕聞風雨之聲及明繞山麓四面成一道石渠泉水流注經冬不竭後名爲天師渠其友傅八史宗片仙既得

太上物牧之以恬淡行之以簡易潛身自修皆稱錄師韋善俊（名善消遂公後）平日齋誦老子經復遍尋名嶽遇神人授三皇檄召文得洞元神化之道或靜棲林野常攜一犬號烏龍蓋前遊紀南偶憩義犬塚上土熱如烘詢土老云三國時李信純家有一黑犬純醉臥草澤間適太守出獵見草木深茂命縱火（作爇）焚之犬連曳純衣不醒乃以身蘸水於臥處週廻透濕火至不燎犬竟以傷勞而死純感之聞於太守具棺衾葬焉善俊知靈犬已得地氣夜半發冢視之身出烏毛如金長尺餘以丹納其口即起抖擻相隨毛漸蛻折僅留寸許所至之處必分已食飼之犬復病疥毛盡禿

○○法融

犬

犬可化龍

又何门桀

落無不嫌惡善入嵩山寺見兄法融衆僧以師長之弟多年忽歸彌加敬奉每升堂齋食善即牽犬於側衆厭之白於長老融召善笞擊十數責曰與汝懺却罪過善曰宿債已償太上來召也更乞一浴浴竟牽犬至殿前犬忽化龍長數十丈善乘之上天拏其殿角衆僧驚歎融曰莫羨他忘却家珍耶融年十九通經學尋閱大典曉達眞空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眞觀出世舟航遂投師薙髮入牛頭山北巖止焉有百鳥啣花之異貞觀中四祖道信旣傳道於黃梅弘忍師復遥觀星氣知牛頭有人遂往詠見融端坐石室曾無所顧問此何爲融曰觀心祖曰觀是何

三世爲僧
題今一孝
嗚呼輪迴
婆婆寐

人心是何物融無對便起作禮祖因止山後小菴朝多以法要授之後復還破頭雙峯永徽初謂門人曰汝等各自護念流化將來端坐而逝融遂住萬山法席日盛徒衆乏糧親詣丹陽化緑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出暮歸供僧三百於建初寺講般若經聽者雲集山嶽爲之震動丁巳夏五月融告終百鳥哀號寺中四桐樹皆一時凋落五祖弘忍因父卒母老歸住黃梅縣之東禪寺奉養常謂母曰世多母子相因而榮貴今吾母爲子貧而受苦也每自遠摘山花烹嘗木菌務悅其心後母卒廬墓夜哭者九年世頌爲孝僧初天竺方士婆婆寐言有長生術太

宗頗信之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藥竟不就乃放還及是復來帝曰秦漢求仙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曰此人容髮衰白已改於前矣帝遂遣歸未及行而死時帝廢太子忠立弘爲太子生武后贈后父爵周國公褚遂良諫貶潭州刺史素工書草博觀釋典遊衡嶽與僧衆言時事僧曰貞觀間此山有異人至綠毛覆體細視而目猶似人也吾師懼問曰檀越爲山神耶野獸耶何事特至貧道禪居此地不擾生靈神有知無相惱也其物合掌問今何代師曰大唐也曰和尚知晉宋乎自爾至是幾載師曰二百餘年矣乃曰上人博古寧不以有姚弘乎身實

太子忠

太子弘

泓也師曰覽晉史泓爲裕挑斬子何復稱耶泓曰當時國滅被執未及肆刑我乃脫身走匿裕遂假一貌類者斬之以立威聲耳師留坐細問曰遽子所言史皆妄耶泓笑曰漢之淮南王其實昇仙今稱凡八兄遊行於世蓋謂煩八公度去而遷固狀以叛逆伏誅斯則史氏妄言之證也我逃竄山野遨遊福地靜廬既絕火食遠陟此峰惟餐松栢藥年深已得不死之道師問生毛何故泓曰秦宮人入太華峰餌其松栢寖久體生碧毛尺餘至今謂爲毛女峰泓臨去云將性眞境求正果也遂良歎異歸紀錄見聞諸事期年病瘥遠來一李醫者曰招我不來不招而至以君忠

上愛下故候問耳遂良曰生死有定分竊學何足論醫者笑頷而去遂良未幾卒已未帝苦風眩目不能視奏事召

馬啟

募醫工時思邈遠遊其徒馬啟往視曰當於眉間刺血郎瘥后怒曰天子頭是汝刺血處命撲之帝曰若因血獲瘥幸矣啟遂針之血出濺黼衣兩眼遂明后自抱繒帛賜之

龍朔

辛酉改元龍朔以西域諸國為州府凡府八州七十六時伽毘耶

伽毘耶國

異鐵獸

國獻天鐵獸使者言其能擒獅象產七日內取其未開日者蓄而調習稍長則難馴帝試之果然厚遣其使壬戌此

劉仁軌

獸病死帝問羣臣莫有對者給事中劉仁軌曰按魏志武曰狼山見物如貍跳至獅子頭獅被其殺此獸意不

入麟德

回張公藝

乾封

快懮士取金食之即徙其筋骨堅過於鐵鎔之可作兵怒之帝付冶工果造寶劍一佩之生威百獸攝伏甲子改元麟德乙丑春詔議封禪禮帝后至壽張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皆旌表其門帝幸宅問之公藝唯書忍字百餘以進帝賜以縑帛丙寅改元乾封元朔帝后上封泰山禪社首下山見一老人傴僂道左去欲觀盛典昨邀諸道友同來願在家看佳兒佳婦帝后以其諷已將遣擒之疾趨不見二月駕過曲阜祀孔子以少牢贈太師四月至亳州尊老君爲太上玄元皇帝聞潘師正有道時隱嵩山逍遥谷還象都召見問其何須師正曰茂松清泉臣所須者也帝尊

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 師正還山三原田游巖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毋妻皆有方外志移入箕山居許由塚旁自號由東隣頻召不出時帝至箕門野服出拜帝曰先生比佳否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以方四皓建奉天宮於山間其第直宮之左詔勿毀榜其門曰隱士游巖宅丁卯詔跨海東征李勣爲遼東大總管戊辰春二月彗星見於五車改元總章是秋薛仁貴大破麗兵勣圍平壤拔之王藏出降冬十月帝以盧迦逸多爲懷化大將軍本烏茶國婆羅門人烏茶西域國一曰烏伏那亦曰烏萇直在天竺其東則大食國也出巴爾薩摩香

郝處俊 言能合不死藥帝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

那羅邇 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寐藥大漸之

際名醫不知所爲議者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

百濟 不遠願陛下深察帝乃止時扶餘國遣使入朝在百濟新羅之間

扶餘國王 帝問其使對曰國主本中原張姓隋末入海經營來本國

虬髥結局 內亂入據三十餘年一旦有徐仙師來國主故友也言及

扶餘王張雍 世事浮雲榮華幻影即傳位世子雍而去新主表遺命遣

臣朝貢帝厚遣之己巳冬十一月李勣卒十二月衛縣省

崔讓 令卒衛州吏民歷奏其異請立祠祀之初祁州鼓縣崔讓

無嗣與妻虔禱衡岳夢一仙童手擎一合曰帝賜合中物

令君夫婦吞之讒放見美玉二枚各吞其一妻遂有娠於大業三年六月六日生一子神彩秀異幼從學日誦千言舉止如老成人因名珏（字子玉誌雙玉之異）太宗舉賢良除潞州長子令正直不私察鑒秋毫郡人言縣君晝理陽間夜斷陰府時五月初諭邑人此月望日及既望毋殺生毋獵有民潛出郭外射一兔入城門吏搜執之公問曰爾故犯欲以縣庭決罰陰府判問其人乞受陰罰以爲陰理渺遂得放還家是夜方就枕有黃衣吏喚去見崔君王者冠服據案坐檢諸人罪狀或促其壽或墮其子孫或減其食祿民亦被罰令還遂驚覺傳播於是無敢犯者門吏報雕黃嶺有

孟完

楊叟

猛虎傷人、公遣首吏孟完賫符牒至山廟勾虎其虎[illegible]啣符牒隨至公庭公責曰、汝乃異類食啖人民罪當如何虎觸堦而死、邑人立生祠以祀公咸稱為神明貞觀十七年遷磁州滏陽令後遷衛令與善奕楊叟同赴任所西南五里有河、夏水泛滲民田公於河上設壇詞奏於上帝頃間有巨蛇浮水死水患遂息郡人亦立生祠一日公與楊叟奕有黃衣數輩執符而至曰奉帝命召歸衛岳次有王珪王帶紫服冠簪綉衣五嶽衛旗百餘拜立於庭奏絲竹之樂復有二人取白馬至公曰、汝輩少住呼二子曰、吾將去世無得大慟取紙筆寫百字銘以訓之遂瞑目而逝年六

咸亨　汪同皋　汪彥　汪華

十四刺史奏其事詔贈府君爲磁州都土地立廟像馬從祀之庚午改元咸亨南越使臣奏請世子嗣位降勅同皋襲爲王越王祖居新安績溪縣樂義鄉其父汪彥家貲鉅萬詣普陀求子生興哥年十五如聾啞食兼數人彥憂慮託老誠夥計將萬金往蘇州開典舖試令管之興任意作爲凡有貧苦者求告悉如其願一月施盡彥至痛責之興笑曰有錢不使用要之何爲彥取回禁之於室半年興偽以百錢生息彥以爲省世情矣探之曰再出經營何如興曰得五萬金方可彥即允興選能幹家人隨往明州切曬白鯗且普陀還願夜步月至釣鰲磯先有一漢突眼鬍腮踞

蔡傑　劉琮　李冕

不曰安得數萬金成一大好事也興前問之大漢曰豎子何知興曰金直甚難乎漢竦然曰君能周旋明年此日仍於此陪還不食言也興拉下船回寓盡數交與退家彥知其故大怒叱責次年春仲興教束裝束去仍坐磯上三更認得真分大漢果至把臂曰承兄慨助方免脫巾之變已得閩粵及浙西計三十餘郡數島百餘處所稱海東天子劉琮者即弟也遂將十萬金送至貴宅矣邀至海彩鷁鱗集筵款十日臨行琮密授以計及歸父母歡迎時遍傳海寇占據州縣漸逼新安興具疏投大總管李冕求代申奏自認團練義兵保障降旨授南路總管駐師溫睦間寇即退去師

劉郡君

次建南亢旱米價騰湧軍民洶洶海中送糧五百萬石來濟貞觀初封興吳國公琮連舡千號直進小洋請會琮曰舍妹及笄願備箕帚興說琮歸正即應諾修表興保奏投誠太宗遣使宣化興進爵越王賜名華字予華自復取劉氏封安海郡君琮賜爵平海王永鎮海東後汪劉世為姻婭終唐代克盡臣節郡君生子同阜琮請華夫婦入海筵宴忽來二道人瘠而修目者曰莫戀浮世忘却真面目虬髯者曰可往釣鼇磯尋晤條不見汪劉恍有記憶令棹至磯邊二道迎曰能棄家國便登彼岸三人願皆皈依道者即引見落伽世尊皆教靜悟潮音洞周一甲子方得紫虛授道迎虬髯織旨訖謂徐

許彥伯

葉方叟

△祖珍倹

△難陀僧

幽冥遊戲法

師曰。能復遊戲塵寰乎。徐曰。偕行可也。咸亨二年至長安許敬宗患惡疾。其子早喪。孫彥伯遍訪名醫。扶餘勸徐翁一行。翁曰。敬宗邪僻。死已爲晩。雖有藥焉。救此輩也。未幾死。諡曰繆。時陵空觀道士葉方度有術。善禁咒。趙州祖珍倹特至覲。與葉鬬法。觀者如堵。祖懸一水甕於梁。以刀斫繩斷而甕不墜。葉亦以刀咒之。橫桃椰枝於人腹上。盡力斬斫。桃椰斷而肉不傷。皆大笑。各言所授。祖曰。我得之難陀僧。葉曰。我師姓劉。却無名也。忽一瘠道者向衆曰。試施一小術以博衆觀。拔佩劍向葉祖亂劚如泥。觀者大駭。一虬髯道者捧肉合爲一體。兩不相像。瘠道復提劍攔腰揮之。仍爲

兩人崇祖如醉方醒。跪地拜告。二道戒之曰。不向深僻悟大道。徧在鬧處播小術耶。遂行。二人追隨不上。壬申春正中旬太史奏天象云。青氣散逸。黃雲變色。爲玄樞二道者求見。帝令入。二道啟曰。君位以陽剛爲中正。今陰盛於陽是偏勝也。將有女后干國政。帝謝遣之。是歲改元上元。帝自稱天皇。后稱天后。帝以風眩復發。外邪所干。內本不固。

跳泅之逃死。得仙。宛似避秦。只形像。若非現跡。自白則爲劉裕瞞過

虬髯素志已伸。則跳出紅塵。歸蹤仙境。操縱在手。眞英雄也

崔府君包待制。能陰陽斷事。歿皆爲神。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信然

世數鄙吝。昔稱徽人。然能創大事者。亦惟徽人。與哥共維才。樂施予。自然化家爲國

宋之問　孟詵　盧照鄰　孫處約　天人性理

〇〇孫思邈劇論天人　〇問隱者明知禍福

聞孫思邈遊於少室。召至治之尋愈詔拜諫議大夫固辭。請歸養病上不許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名士如宋之問孟詵盧照鄰等皆師禮事之初魏徵等受詔修齊梁周隋陳五代史恐有遺漏訪於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睹。東臺侍郎孫處約嘗將其五子侹儆俊佑佺謁問思邈曰俊當先達佑晚成佺最居重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癸酉夏帝幸九成宮思邈從駕往時照鄰以惡疾就養於思邈因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其道如何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有四時五行

[illegible]知人[illegible]其理也

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霓。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呵吸吐納。循而為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形。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疹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地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是其喘乏。雨澤不時。川源涸竭。是其焦槁。良醫導之以藥。救之以針劑。

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政治。故禮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消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若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畏則孝。父畏則慈。臣畏則勳立。君畏則亂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

太子賢

儀鳳

狄仁傑

正神

調露

裴行儉

突厥都支

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愼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照鄰拜謝其教。思邈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爲之作賦以自悲。并序其生平焉。乙亥春。帝患泄大。醫令主補脾。思邈獨謂補脾不如補腎。遽用金匱腎氣飲。泄立止。帝好靜攝。使后攝政。后鴆太子弘立賢爲太子。丙子。改元儀鳳。以狄仁傑執法敢言。擢爲侍御史。字懷英。太原人。未第時。假醫藥濟人。嘗赴并州法掾。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泣曰。吾親舍在其下也。己卯。改元調露。突厥都支與吐蕃連侵安西。侍郎裴行儉送波斯王歸。陽爲畋獵。擒都支以歸。是秋。蜀中道士言祖劉師有

波斯王　劉珍　永隆　開耀　永淳　三王勃

法寳藏於山中今時王當出有司具聞帝令驗之實隋末有劉珍修道於瀘州之安樂山一旦取丹經鐘磬封於石室曰後六十年當有聖君取之自即以火化至是遣使取鐘磬丹經以進詔即地建延眞觀輒書偏額建觀築基掘地得一石碑云自後盤六百年北入當一天下帝命豎此碑於山以警後世（宋理宗時金滅元盛見此碑語將驗因築城於稼山碑王元初始路庚辰）改元永隆詔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太破突厥於黑山進爵聞喜縣公辛巳改元開耀壬午又改永淳行儉有知人鑑初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號四傑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

楊炯　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

駱賓王　令終幸矣。後皆如其言。盧為新都尉不得意號幽憂子王未滿三十而遊駱七歲能賦詩後避難為僧楊樂神童遷盈州令終世

行儉嘗與照隣往見孫思邈。與語竟日。莫測其涯止。退謂盧曰。猶龍之歎。茲復見矣。是夏。行儉卒。秋八月。思邈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不奠牲牢。經月餘顏色不改。舉屍就木。空衣而已。

盧齊卿　盧齊卿年方幼問日後所就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為屬吏可自保也後果刺史徐

孫溥　州孫溥為蕭縣丞時溥尚未生已預知之

所注有老子莊子。撰千金方福祿論各三十卷。攝生眞籙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後復見於終南山冬十仲來嵩庭解化去

月。突厥入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吐蕃寇河源軍。

婁師德　婁師德八戰八捷。帝為邊境

寧静欲遍封五嶽尚藥奉御楊德祖以爲天道宜奉五嶽宜封帝嘉其請作奉天宮於嵩陽德祖乃隋太子勇之孫酷好道以鑪鼎延生爲務官散俸薄併往闕於饘粥稍有百金旋作炭藥之値忽有凡八允者攜一僕詣談玄虛論方術以爲金丹之製不足爲勞黃白變化效驗可致德祖深加尊敬而凡之剛躁諠雜嗜酒食饕殊不可耐晝出夜還不畏街禁肥鮮醇酎非時即須德祖了請其性委曲預備必副所求由是淹留數月一日令取鼎釜鎗鐵等陳於藥爐凡自擊碎之疊鐵加炭烈火以煆焉投散藥方寸七於上反扃其室背燈壁隅乃與德祖庭中步月中夜謂曰

解空法師

我太極仙人淮南子也得安度明代守是職與八公復位震宮校理仙籍因思度世託名凢八遊行南方以子棲心至道篤志不回故來相教耳明月良夜能遠遊乎德祖諾遂相與出門約行三十里路頗平懸一山頂八凢曰此去長安千里矣當甚勞乎德祖驚其且遠亦以行倦爲對八凢長嘯逡巡有白獸至命乘之其行迅疾漸覺彌遠因問長安里數曰八萬里德祖悄然忽念未別家小白獸屹立不行八凢笑曰果有塵俗之念去世未得遽命送詣雲宮謁解空法師俄頃至法師延坐使青童以金丹飼之德祖接視俱毒螫之物文會飲以玉漿聞之臭不能飲法師歎

尼僕　弘道　裴炎　中宗哲　嗣聖　韋后　帝旦

忽今獸送還至家燈燭宛然猶未及曙明晨視其所化黃
白燦然雖貲有餘而八兄仙儀杳不可覩後忽見八兄之
僕携管笛過其門問兄居所止云在仙府使我暫至人寰
若見奉御令同來可也德祖即入朝辭帝云將棄家遠遊
帝素知其有得因問以治身之道對曰孔聖有云人能弘
道非道弘人勑百官餞送德祖隨仙僕遷去癸未改元弘
道帝遘疴攣召太子入侍后復廢誅太子賢立帝召侍中
第七子英王哲矣
裴炎受遺詔而崩在位三十四年壽五十六哲即位中宗甲申為嗣聖元
年冊韋妃為后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為帝后第八子
改元文明太后居帝旦於別殿遷帝哲於房州改元光宅詔立

明　僞周　光宅　題日甚正　李敬業　李孝逸　周垂拱　俞文俊　李景　何胥　景妻

武氏七廟英公李敬業（子勣）起兵揚州以匡復爲辭移檄州縣裴炎勸返政太后怒遣李孝逸討之敬業敗逃駱賓王等四逸孝逸密取相似者二人斬首以還（乙酉改元垂拱）后知人心怨望盛開告密之門羅織無辜中外畏之是冬忽有山出於新豐命改新豐爲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太后以女處陽位反剛易柔地氣隔塞而山變爲災太后怒流之嶺外去冬壽陽刺史李景納萊陽縣何氏女爲妾名女胥字麗卿讀書辨利景妻妒之遂陰殺死置其屍於廁中魂繞不散景如廁忽聞啼哭聲常隱隱出現且有刀兵呵唱狀大著靈異人爲尸祝之懸箕而降能知禍福太后

廁神　眞人　韓王　魯王　永昌　魏玄同　周興　裴森　周賢者

聞之，勅爲廁神。神死於元宵，故後獨顯。於正月，今之打壁處。丁亥夏，太后貶景

夫婦於北地。戊子，太后濳謀黃命，誣韓魯諸王謀反，悉誅。罪浮於呂

之。使狄仁傑巡撫江南。仁傑奏毀淫祠一千七百餘所，獨

留禹王、泰伯、季札、伍員四祠。己丑，改元永昌。同平章事魏玄同素

與裴炎善，時謂耐久朋。周興惡之，誣奏二人欲奉立嗣君。

后令收之。炎弟森，初爲虢州司戶，有周賢者，居深山，謂森

曰：「公兄爲相甚善，不出三年，當身戮族誅，可不懼乎？」森涕

泣請救。賢似騙局 賢者曰：「事猶未萌，尚可獲免。以吾言告兄，取黃金

五十鎰來，吾於弘農山中爲之作醮，禍可移矣。」森急還都

謁兄。炎友愛，每弟遠來，則同卧談笑，彌旬不歸內寢。森夜

[illegible][illegible]天吝財

中以周語告之炎笑曰此術士取財之説也何信之森泣
曰誠非俗幻發言無不切中先何惜少金不令轉災爲祥
炎不聽森惆悵辭歸至敬業舉兵時炎諫太后不合始懼
遣人齎金至甑令森求醮森遍尋不得訪至江陵得而告
之賢者與還弘農曰往年禍害未成故可祈請今災已搆
不久滅門且吾前月至洛見裴令被戮繫首於左足下但
與君相知日久不可令與同禍可求百兩金爲一醮請或
可脫也森即市金與之入山設壇場奏章請命法事畢乃
藏金於山塢謂森曰君一房免矣然速去官移家森即遷
居襄陽月餘炎下獄極刑兄弟子姪皆從而森渠風汝在

請之力

誡初

十四代

張慈正

張梧

襄陽有司奏請錄之、太后曰、既染瘋死在旦夕、不須問此一房、炎斷之夕、有犬啣其首去、及明、守者求得之、因繫其首於左足、後數日、賢者至森家曰、將還洞庭、故來別耳、俱出羅拜而送。己丑乎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改元誡初

隱括

庚寅正月、召葉法善於四明山、請於諸名嶽投奠龍璧、法善上言天師張光世有道德、可通達嶽靈、太后命徵之、師光自襲教、居常蔬食、後能辟穀、壽一百四歲化去、其幼子梧字明、亦辟穀飛行、往來不知所終、十四代師慈正、字明光之長子、智慧明敏、常以易道教人、從者雲集、每有餘貲、即賑貧乏、棄妻修道、登聖井山、結菴獨處、歲遇三元日、則出傳

二十五代　四張自　十武承嗣　十武三思　百武攸緒　會得從撤得開　天授　祖延之

經籙累徵不起乃傳教于高深隱山穴、至百餘歲化空中聞樂聲下迎今聖井號徵君山溪號徵君坑使者復命法善遂奉詔投奠畢回都陰護二帝太后新造十二字須行以日月在空爲照自名曌改詔爲制除唐宗室屬籍改國號周賜皇帝姓武封姪承嗣三思等爲王從姪攸緒封平安王不受少有志行恬淡寡慾初封國公仍賣卜長安市見太后作爲屢進諷諫不聽知終釀禍乃棄官隱嵩山之陽優游巖壑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代僕耕種與民無異十一月同改元天授辛卯春仲太后制策貢士於洛陽殿時有一七子實古聖王皇甫氏臨凡於河中永樂縣世德召家向居東平繼遷京川曾祖延之終

二呂渭
二呂讓
三王夫人
四呂紹先（有云喜長宗八卅本李姓夫佛雙修因姓呂）
二劉校尉
六劉夫人

浙東廉使祖渭終禮部侍郎父讓爲太子右庶子（有溫良恭儉四兄）遷海州刺史母王夫人於貞觀丙午四月十四日巳時就榻林檎樹下異香滿徑天樂浮空一白鴻似鶴自天入懷而生取名紹先其狀鶴頂龜背虎體龍腮翠眉鳳眼修頸露顴左眉角有黑子如筋頭大後變赤色足紋隱如龜拆在襁褓四祖見之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表物他時遇盧則居見鐘則扣呂子怡怡自得天資穎敏周歲即能誦讀知孝悌親戚珍之甫五歲從外傅居燈火三年凡典墳百家無遺年二十父命婚劉校尉女雖結縭而未之近也既長身高八尺二寸淡黃笑臉微痳三髭鬚喜頂華陽巾

服白襴衫繫大皂縧貌類張子房又似大史公狀三舉進士不第天授二年已四十六歲父母命赴試促之至再與童寄兒束裝至長安酒肆見一羽士青巾白袍修髯明目曳紫節懸大瓢書三絕於壁

坐臥常携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
乾坤許大無名姓
疎散人中一丈夫

得道神仙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
自言住處連滄海
别是蓬萊第一峯

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亂可傷神
閑來屈指從頭數
得到清平有幾人

呂指而問之。羽士曰。鍾離其姓。雲房其字。呂生再拜延坐。雲房曰。子可吟一絕。遂書之於後。

生日儒家遇太平。懸纓重滯布衣輕。誰能世上爭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

雲房暗喜。因同憩肆中。起與寄兒執炊。呂忽因倦枕案假寐。始以舉子赴京。進士及第。自州縣而擢朝署。由臺諫給舍翰苑秘閣郎曹。從臺清要。無不備歷。黜而復升。前後兩娶富貴家女。婚嫁早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貲。流嶺外。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發浩歎。恍然夢覺。雲

房在旁炊，爨微吟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呂驚曰，君
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
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且有此大覺而後可知人世
亦大夢也。兩間依幼而往，四大歘手皆空。
丹客像談點化，每以此等事爲口實，有堅持以望其効
若家傾命殞而不悔，哀哉。如德祖、鴻二者，終古有幾人
恥
天人之理，本自合一，思逸之論，殊爲暢快。
賜德祖、隋室王孫，淮南子，漢朝帝子，今爲師弟，甚是合
拍
裴炎之奇禍，莫救，特以吝財之故，死不足惜
彼緒之詭，不特僞周之奇士，可稱唐室之異人
呂祖根器極深，亦必待前人曲爲點化，方能入道，然其
勇猛精進，絕無貳則，非常人所能及也。觀其悟徹處
一蹴快活景象，恍如暗室得燈，若能修道者，畢究大家
有此一日。

一試 二試 三試 四試 五試

○○○十試不折鶴嶺遊○○○四韻俱成馬當物

呂生感悟拜曰先生非凡人願求度世術雲房詭曰子骨節未完志行未定須更數世可也翩然別去呂不復赴試與僮東歸至家父母妻孥皆病歿停棺在室呂心雖悼怛喜無掛牽但備葬具而已將貨物鬻於市議定其值市者翻然半酬其値亦無所爭委貨而歸中元日有丐者倚門求施即與錢物復索而嫚罵抽刄相向呂禮謝披襟受刄丐笑而去呂偶牧羊山中過一虎逐逼乃推羊下峻阪獨以身當之虎釋去遂居山中草舍見一女年可十七八光艷照人粧飾靚麗自言歸寧迷路借此少憩夜逼同寢呂

六試　七試　八試　九試　十試

竟不爲動三日始辭去一日出郊暨歸舍中所有、席捲於盜並無愠色無以供朝夕、乃采藥自給忽於鋤下見金數十餅速掩之不取。有風狂道士在坊陌市藥自言服者立死旬日不售呂乞藥歸服之無恙。既棹小舟至中流、風濤掀舞端坐不恐歸而獨居室中見怪狀鬼神無數有見擊者有欲殺者復有夜又數十械一囚血肉淋漓哭曰汝宿世殺我急償我命呂曰殺人償命其又奚辭遽索刀繩欲自盡。忽聞空中叱聲鬼神皆不見雲房撫掌而下曰塵心難滅。仙才難值、吾之求人甚於人之求吾也。吾十度試子皆不能折得道必矣。但功行未完授子黃白秘方可以濟

世利物使三千功滿八百行圓方來度子呂曰所作眞矣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呂愀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爲也雲房笑曰子推心於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因與之叙棄世得道來歷止言受苦竹眞君記曰此後遇有兩口者即汝弟子今詳君姓實符苦竹之記矣子房從南鶴嶺能從遊乎呂即隨往星月交輝四顧寂寥雲房執手偕行數步恍如騎馬歷山川至洞南門下鑰夫以碧絲（何不叩門入而乃爲此）繫呂生帶俱從門隙中入豁然明朗登一高峰至一大洞門額曰正陽有二虎踞守雲房叱之虎伏不動引入金樓玉臺珍禽琪樹氣候如春相與坐盤陀石飲元和酒三盃

嵓洞賓　天池會

雲房曰君眞余山中友也爲改名曰嵓字洞賓俄有一青衣雙髻金鈴朱裳翠袖持璽紙金書曰羣仙已集蓬萊上宮邀先生赴天池會論五元眞君神遊記事雲房將去洞賓處不復返賦詩送曰

道德崇高相見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五岳冠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先生去後身俱老乞與貧儒換骨丹

雲房曰汝但駐此不久遂還乘紫雲冉冉而逝洞賓將所授素書數卷披閱誦玩獨處洞中旬日雲房還曰子在是本求得無憶歸否洞賓曰俗骨已准敢動家山思乎雲房

曰善哉紿授延命之術未得金液還丹今以傳子夫道有分合陰陽之妙守陰則只是魄存陽則只是魂若能聚魂合魄使陰陽相會是謂眞人洞賓更問何以全形雲房曰悲窈冥冥泰定神靈神既混合豈不葬與金形玉質本出精誠大丹既成身乃飛輕洞賓問天地日月四時五行龍虎鉛汞抽添河車等事雲房悉傳以上眞玄訣通會陰陽制鍊形神入妙之道洞賓未達與肯雲房又授以入藥鏡一集曰得此採取火候皆明矣洞賓問何上眞所作雲房曰崔汪手著仙秩已高為玄元眞人也洞賓讀而贊之曰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雲房曰予初於終南

石壁間得靈寶經三部上曰元始金誥中曰元皇玉籙下曰太上眞元義凡數千卷予撮其要爲靈寶畢法爲三乘六義十六科蓋明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天地升降氣水交合之機而其要在泥丸姑借咽氣漱液爲喻而眞炁口訣實在口口相傳不在文字間也因贈一章曰

知君幸有英靈骨所以教君心恍惚含元殿上水晶宮分明指出神仙窟大丈夫遇眞訣須要執持心猛烈五行匹配自刀圭執取龜蛇顛倒訣三尸神須打徹進退天機明六甲知此三要萬神歸來駕火龍離九闕九九道至成眞日三界四府朝元節氣翱翔神烜赫蓬萊使

箇中大有道理

是吾家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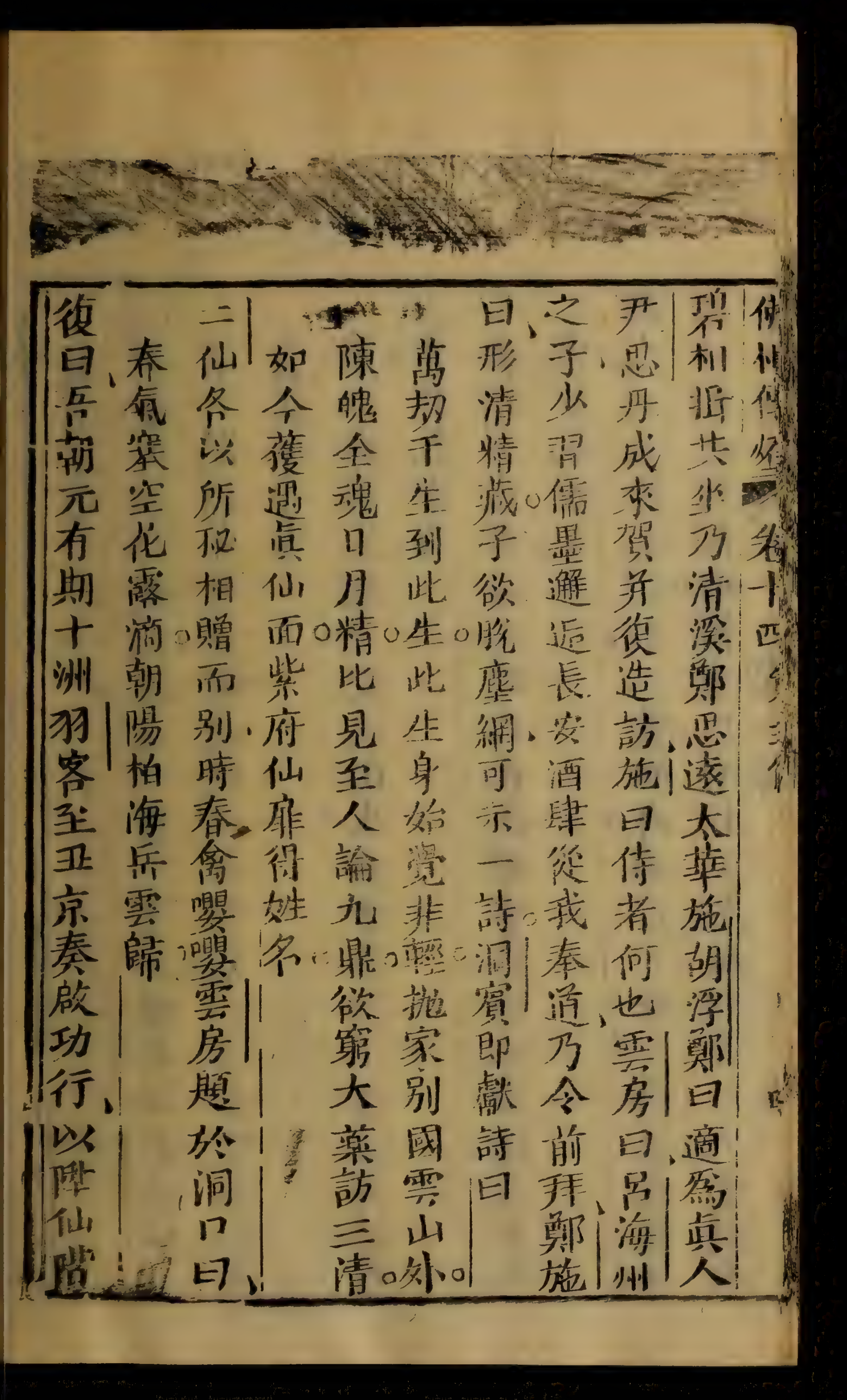
洞賓塵濁盡辭進問三元三清三寶三境之說雲房曰

第一混洞太無元從此化生天寶君治玉清境清微天宮其氣始青

第二赤混太無元從此化生靈寶君治上清境禹餘天宮其氣玄黃

第三冥寂玄通元從此化生神寶君治太清境大赤天宮其氣玄白

故九天生神氣經云三號雖殊本后一也三君各爲教主乃三洞之尊師也論未已有扣戶聲欬視見二人體凝金



珍相攜共步乃清溪鄭思遠太華施胡浮鄭曰適爲眞人尹思丹成來賀并復造訪施曰侍者何也雲房曰呂海州之子少習儒墨邂逅長安酒肆從我奉道乃令前拜鄭施曰形清精藏子欲脫塵網可示一詩洞賓即獻詩曰

萬刼千生到此生。此生身始覺非輕。拋家別國雲山外。陳魄全魂日月精。比見至人論九鼎。欲窮大藥訪三清。如今獲遇眞仙面。紫府仙扉得姓名。

二仙各以所和相贈而別。時春禽嚶嚶。雲房題於洞口曰。

春氣寥空花露滴。朝陽柏海岳雲歸。

後日吾朝元有期。十洲羽客至丑京奏啟功行。以陞仙階

郭上竈
面柳仙

恐汝不能久居此洞。後十年洞庭湖相見。草書於石壁曰
晝日高明夜月圓。清陰陽魂魄混合上昇。
俄有二仙絳衣霞綵。捧金簡寶符云。上帝詔鍾離權爲九
天金闕選仙使。拜命訖。謂洞賓曰。住世修功。他日亦當似
我。洞賓曰。嵒志異於先生。必度盡衆生。方昇上界。時翔鸞
舞鳳。王節金幢。仙吹嘹亮。雲房乘雲而去。洞賓招騶虞乘
坐。回鄉省墓。偶步南郊薄陰村。見一人坐柳樹下。性極通
靈。問其從來。即行童寄兒。爲主家零落。無依縊死郭外。樹
下一靈耿耿。常出現形。洞賓與爲點化。付成丹服之。易其
應相。令守爐執炊。呼曰郭上竈。同至祖塋拜告曰。使嵒度

法明

遍世間九族同昇上境適孫恩邀來訪相與南遊澧水之上登廬山鐘樓遂眺有感洞賓書於壁曰

一日清閑一日仙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

祝融君遇見知是仙宗即傳以天遁劍法曰余火龍真君也昔持此劍斬邪魔今贈君家斷煩惱洞賓謝別二眞縱遊彭澤見狄仁傑有善願且有仙緣說以入道仁傑曰計爲桂石安念蓬壺洞賓知其心志乃與上竈隱顯度世是秋召仁傑同平章事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王尋敕諸州建寺藏之埶

字文鈞

閻都督

馬當中源水君

封閻君司諫字文鈞以直言遠貶至是太石念之召爲學士王勃字子安文中之孫六歲能文年十三與母舅遊江湖舟經馬當山九江第一險頗起風濤將覆勃端坐朗吟舟人怪之曰我命在天豈在龍神須臾浪息泊舟閒步勃見檜陰中有古廟紅匾金書中源水府行宮作一律歎美有老叟皤髯王貌坐石上勃整衣前揖叟握手邀坐曰來日重陽洪都閻伯嶼府君開宴滕王閣賦詩記勝子曠古清才盍往作序可獲厚貲且得垂名後世勃問路程叟云七百餘里勃曰一夕焉能至乎叟曰當助清風一帆使子早達勃再拜曰老丈仙耶神耶叟曰中源水君也勃曰若得滋筆之金

長蘆君

神鴉

沛王

安敢自私遂別而登舟當晚即命張帆但聞水勢淙淙天明已至豫章進謁閻公當時名宿畢集閣中公命諸賓爲序相遜至勃任而不辭公慍而入遣吏騎報及半公曰此子眞天才也更衣出謝次日贈値千金勃回馬當買牡醴陳金帛稱謝老人至曰觀子留題有伴我清幽之句但凡限未終數年後圖會於海島吾昔負長蘆神薄債子過可代償陰帛言畢化風去勃至長蘆有羣鴉遶舡勃備金錢到祠焚祝鴉乃散去麟德初對策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父遠任南海勃欲往省値宇文鈞左遷願同泛海忽風怒浪掀舟人大怖水南仙樂悠揚雲中幢幡搖曳一仙

周△
如△意△
長△壽△
何泰
何仙姑

娥執碧符呼曰馬當水君在蓬萊翠華高貴上凡吳娘娘前舉子安才華貫古請作方丈記勅曰中源君有約於昔今其時矣撩衣起扤釣以人神與途止之勅曰此夙願也遲至船頭雲擁而逝時年二十九及釣回都傳為水化云壬辰子月改元如意尋改長壽癸巳以婁師德同平章事時廣州增城縣何泰之女璽通神與太后厚幣聘請何女生而紫雲繞室頂有六毫年十三隨女伴入山採茶失侶迷徑見東山峰下一道士修髯紺目戴高冠衣輕綃何女亟拜之道士出一桃曰食此他日當飛昇仙姑食之道士指歸路曰後可常會於此歸已逾月自是不飢不渴洞知人事休咎復夢神人

周延載　周天册萬歲　周萬歲通天　周神功　周聖曆　周久視　周大足　長安　中宗

教餌雲母粉遂誓不嫁往來山谷輕身飛行每朝出暮持山菓歸遺其母至是應召赴闕中路復失去。甲午冬周改元延載乙未冬改天册萬歲遣使往嵩陽五請佽緒不出丙申冬十一月改萬歲通天丁酉秋師德奏仁傑元忠之直即召還擢用冬至改元神功時承嗣三思皆營求爲太子太后言於朝曰昨夢鸚鵡折兩翼仁傑曰武陛下之姓起廬陵豫王兩翼振矣戊戌春召哲還且爲相王冬改元聖曆己亥秋師德薨冬改元久視庚子歲仁傑卒遺表請建寅從之辛丑春改元大足又改長安甲辰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十。太后寢疾乙巳春柬之等舉兵討武氏斬二張徙太后上陽宮中宗反正改元神龍復號唐太后尊號則天大聖

鼎師　太平公長

益州老韓

皇帝瀛粤野人鼎師者有奇行太平公主言於則天試之以銀甕盛酒三斗一吸而盡又曰臣能食醬即以銀甕盛醬一斗鼎以匙須臾抄盡則天欲與之官鼎曰情願出家即與剃髮至是曰如來螺髻菩薩寶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未幾謂人曰吾將會韓道友於益州遂去成都先有老父携一壺賣藥得錢則轉濟貧之自不食時飲淨水如此經歲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或遊江岸凝睇永日又登高引領不語終朝遇有識者必告曰夫人一身如國心即帝王也傍列臟腑即內輔也外張九竅即外臣也故心有病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正之也凡欲身

薛季昶 劉幽求 鄭普思

之無病必先正其心不使亂求迷惑則內輔外竅無由受病矣況藥亦有君臣佐使攻其病者君先臣次後佐使自然合宜小不當其用必自亂矣此象國家用人也老夫用藥常以此爲念每遇人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惡納其邪致良醫自此名藥不効悲夫士君子記之一日獨詣錦川淨浴探囊中選一九藥自吞謂衆曰老夫罪已滿今歸島上矣俄化一白鶴飛起東北來一玄鶴相與旋舞於空良久南去蓋韓康謫世立功

則天遣洛州長史薛季昶建玄白二鶴觀於益州季昶嘗與朝邑尉劉幽求謂柬之曰三思猶在公輩終無葬地至是果以三思爲司空制以安車欲

[illegible]子滿客投之抑爲吉覆爲凶即入攀卜也帝嘗遣[illegible]休咎

○六祖慧能

無盡藏

攸緒入朝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帝不能强墨敕鄭普思爲秘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皆以方術爲上所信時葉法善在京頻察祆祥三思忌之竄於南海廣州人庶風仰其名北向候之法善乘白鹿自海上而至止龍興觀歲除入洪州西山三思與韋后通讒柬之等五人專權封爲王尋貶殺之召魏元忠爲中書令上言六祖慧能道行堅固帝遣迎之能盧姓其先范陽人客居嶺南家貧樵採自給負薪入市聞客誦金剛經悚然感悟矢志尋師至韶州遇女尼無盡藏誦涅槃經能暫聽之即爲解說尼執卷問字能曰字則不識義則請問尼曰字尚不識安能會義能曰

智遠　神秀

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大異之遍告居人競來瞻禮能曰我去尋師得法回來為汝等說之咸亨中至昌樂西山石室遇智遠禪師指示入蘄州黃梅山寺叅謁五祖祖問曰汝自何來欲求何事能曰嶺南人來作佛師曰嶺南人若為得佛能曰人有南北佛性無二師默識利器令入槽廠能入碓坊服勞八月晝夜不息師知付授時至令徒衆各為無相頌上座神秀者衆所宗仰乃於廊壁書云

身似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染塵埃

師歎曰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子桑可也簡　季路已升堂）

慧能字亦不識惟以了悟得傳大法稱為六祖故知高僧不必識字

兗州太守問前會中五百僧不付衣鉢獨付盧能何也五祖曰四百九十九人皆披曉佛教通遠經典講

〇〇大梵寺慧能說法　〇〇〇靈虛殿柳毅傳書

慧能聞之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咸笑之至夜能秉燭託一童亦書一偈於壁云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師見偈密入碓坊以杖擊碓三下曳杖而去能至夜半潛入師室師以無上正法授之爲說偈曰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

能跪受師密傳衣鉢令隱於懷囑曰汝緣在南宜往教授持此袈裟以爲法信命速去中途徒衆持刀杖急追能以（爲慿広追）鉢覆石上衆爭取不動揮石亂磕不損良久散去能潛取

論說法於外、心則不能悟、道惟惠能能悟道也。

印宗

韋據

薛簡

奔至懷州土愛嶺最高峯石室中棲遲（今傳為六祖巖）後四年大師入馮茂山結菴、未幾滅度、諸弟子求衣不得、始相謂曰、非盧得者所得耶、能至儀鳳元年過南海、遇印宗禪師講經於法性寺、師止廊廡聽之、入夜風颺刹旛、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旛動、往復酬答、未曾契理、能不覺言曰、風旛非動、動自心耳、印宗悚然異之、邀入室、執弟子禮、乃告四眾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因請所傳信衣、悉令眾僧瞻拜、明年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門人記錄、目為壇經、後返曹溪、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其傳法衣處在曹溪寶林寺、）至是帝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師上表辭謝

伽藍

重俊

即爲簡說談法簡亦得悟歸奏師語加賜摩納袈裟絹鉢等物時神秀亦稱六祖世稱南能北秀秀乃尉氏縣秀才乾封間三生萬言策皆不中選爲含諷武氏也遂削髮出家拜弘忍大師學大小乘法儀鳳末年去黃梅雲遊至當陽玉泉山一大蟒出奔秀端坐不動次日怪樹下得金一藏就於此創建道場鄉人敬祀關公秀乃毀其祠忽陰雲四合見公提刀躍馬秀仰問公具言前事即破土建寺令爲本寺伽藍自此各寺流傳秀說法度世歸者雲集乙巳冬十月師召老魔孽障已盡小魔接踵復興吾將脫居濁世矣遂跏趺而逝十一月皇太后崩十年丙午帝立重俊爲太子葦后惡

景龍

李武報復

僧伽大師

普照王佛

西國澄佛像祖同

非巳出三思父子請懸之丁未爲景龍元年太子矯制發羽林軍殺三思等帝諭羽林反攻太子爲衆所殺帝甚悔恨廣延僧衆作法事懺悔西域僧伽大師俗姓何神龍間來遊北土隸名於楚州龍興寺後於泗州臨淮縣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有普照王佛字至是戊申帝迎師入内道塲尊爲國師尋出居薦福寺萬迴自則天時召入亦在寺見大師禮謁甚恭師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萬迴默肖大師獨處一室頂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出烟氣滿室非常芬馥及曉香還入穴又取師濯足水飲之痼

柳毅
龍女
涇川君

疾皆愈帝語師曰京畿無雨願慈悲師以瓶水泛灑俄頃甘雨驟降詔賜寺額曰臨淮寺師請以普照王爲名帝以天后廟諱乃改普光王寺仍御書額以賜焉是冬復遣使召攸緒於嵩山勅禮官於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令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廬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不受親貴謁候寒温外不交一言未幾辭歸山常服赤箭茯苓晚年目光晝見星月己酉春帝幸梨園觀拔河戲命侍臣採訪艷異以聞岳陽柳毅者家君山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牧羊泣告曰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君次子爲婢所惑毀黜至此敢煩寄尺牘歸毅義形於色奮然請往

洞庭君

錢塘君

金龍大王

張路斯

石夫人

婦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擊之三當有應者婦與毅俱發雷聲不見毅往如其言有武士揚水而出引至靈虛殿以書上洞庭君曰老夫使弱女罹害君之高義誓當圖報因宴毅於碧雲宮須之有赤龍飛去俄見赭傘瓔瓏紅粧千萬擁靚艷一人同乃寄書女也赤龍乃其叔錢塘君相見就坐謂毅曰涇陽婦欲託為姻眷可乎毅謝不敢當錢塘曰終當成之毅辭去後娶與會盧氏龍女也同歸洞庭遂為水仙帝降勅為金龍大王凡涉江湖者必詣廟祭焉潁上縣百社村張路斯年十六中明經第為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罷任歸釣於焦氏臺陰見水中有宮殿躍入居

九子 鄭祥遠

二號預定

之夜出且歸大人問公曰我龍也蓼城鄭祥遠亦龍也與吾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次日九子以矢射中青綃鄭遂投合淝之西山以死今有龍穴子皆化爲龍居永州九龍巖有樵者入山遇黃衣九人曰吾九龍居此久矣有司奏其事令立廟於焦臺祀之庚戌夏帝感葉法善向日之意遣使召還時法善養神於洪州前三月九日括蒼山三神人又降傳太上命曰汝當輔我睿宗及開元聖帝未可隱迹以曠委任至是果徵入京薦福寺僧伽亦於前三月十二日坐脫帝令於本寺漆身供奉俄而大風歘起異氣遍滿長安帝駭異侍臣

張易之 與昌宗爲二張

韋庶人

安樂公主

殤帝重茂

曰大師化緣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示此耳帝默然心許其臭頓息頃刻奇香郁烈於五月送往起塔供養萬迴頗著靈異初張易之大起第宅迴指曰將作及伏誅以其宅爲將作監始悟其言太平公主起宅於已宅之右以居之帝因問僧伽何人也迴曰觀音化身也嘗謂韋庶人曰三郎斫汝頭庶人以帝第三恐之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戛六月合謀進毒帝遂崩在位二十七年立温王重茂中宗子爲殤帝韋后攝政深忌相王且欲害之賴法善從中保護謀不及發萬迴知有葉君護駕遂示疾大呼遣求本鄉河水徒侶不知所覓師曰堂前是衆於堦下掘井水忽湧出飲竟而終此

睿宗旦　景雲　十薛訥　十郭元振

非永猶存相王第三子隆基陰聚才勇與劉幽求飛騎斬韋后等迎相王即位是爲睿改元景雲立隆基爲太子是冬以薛訥爲幽州經畧節度大使仁貴子節度之始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元振微時除豕妖於古冢人識有膽張說母夢玉燕投懷之瑞共帝因踐祚之次卿雲滿天詔求有道之士洞賓初遊江淮試靈劒斬長蛟至洞庭湖登岳陽樓獨酌雲房忽降曰來踐前約上帝命汝眷屬悉居荆山洞府子之名字已注玉清籍中三月十八日引拜苦竹眞君傳日月交并之法年五十三歸宗廬山因憶往事作詩曰。

昔年曾遇火龍君。一劒相傳伴此身。天地山河從結沫

卦爻盡而上於天復爲乾象故曰純陽

司馬承禎

王軌

雙襲祖

潘師方

潘師遠

師正曰呴 [illegible]業

星辰日月任傳輪。須知本性綿多刼。空向人間歷萬春。

昨夜鍾離傳一語。六天宮殿欲成塵

年六十四。上朝元始玉皇。賜號純陽子。始遇零陵何氏女傳以修養。復與金丹服之。引見鍾祖。携入蓬萊。拜木公金丹金母。帶同閬苑。今採蟠桃。落葉。因往來西東。彩霞繚繞

時帝雅尚道教。因雲瑞。詔訪遺隱。法善上言司馬承禎有道。細陳其尊師潘師正。字子貞。貝州宗城人。初與臨沂王軌。吳江雙襲祖同事王法主軌。字洪範。聽西昇經。慕上清眞法。凡有疑義。遠知悉爲解釋。道成東歸。從遊者日衆。要法秘訣。各有所付。於神龍間化去。襲祖齒侍州。潛心道德。以求度世。法上

有百年
嘯自表侍
下當合與
所知以代
力舉余文
錄已定數
白尸解從
封嵩陽觀
西龍湫居
人張迪以
濕陰器於
湫上爲人攝
行數里至一
甲第言悉是
拜龍入門見
法正當廳坐
操未華理書
問何沔龍室
以載拜謝罪
問汝識河馬

其六歲上帝授以至道。始居南嶽，後遷九疑。既而遺帔輕舉。潘尊師繼爲觀主，耽於恬淡，不事有爲。師方師遠從兄學道嵩山，尊師復居茅山太平觀，唯誦道德經，靜鍊既久，道業已成，與三弟登溧水之山，化三鶴冲天，因名三鶴山。承禎字子微，洛川人。博學，攻篆，迥爲一體，號金剪刀書。常以三體寫道德經，刋正文句。事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徧遊名山。廬天台山玉霞峰，構層軒於壇上，自號白雲子。則天累徵不出。宜敦請之。帝遣使禮聘至京，百官郊迎入殿。帝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老子經云：爲道日損，損之又損，至於無

道士否曰識之法正持几上白羽扇曰爲我寄語何繼世問來耶今送出禎見尸闕序上惡之命然常部承禎見扇悲滿曰吾師柔執以囑常中今持來問示現在也

徐彥伯

盧藏用

太極

爲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理身無爲則高矣理國無爲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留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無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要帝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欲加寵位固辭未幾請歸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公卿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彥伯最其美者三十餘篇爲製序名白雲記盧藏用早隱終南則天召爲左拾遺見承禎將還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徐對曰以愚觀之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壬子春改元太極

玄宗（棋把） | 王后 | 先天 | 開元 | 諱珪

帝傳位於太子（提爲）玄宗。尊帝爲太上皇。改元先天。立妃王氏爲后。明年癸丑改元開元。以高力士爲左監門將軍。力士名珪（馮盎曾孫）。素有信心。聞慧能於曹溪說法利生。經四十餘載。在家出家得其法者甚衆。乃遣小内監齎信香前往問法。六祖預三日謂門人曰。寺人將來。樓我吾欲返新州。速理舟楫。大衆哀請少住。師曰。

諸佛出世。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之自然。

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及中使至。師已逝。力士又聞則天曾慕何仙姑有不死術。徵至遁回。乃使人往廣州探視。將自躬請。使回云。已於景

陳道冲 劉仁愿 李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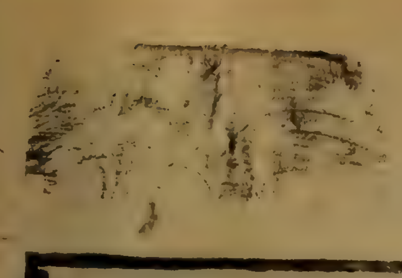
龍未入山去矣力士嗟歎無緣濤陽道士陳道冲毋步天仙入室而生戒行峻濬酷嗜老莊悟明心地在世遊行聞力士有好善名往見不值時已奉詔北邊道冲歎曰無福聆道德也遂遍遊五嶽回至虎溪解化朔方總管劉仁愿請築三受降城絕突厥路故帝命高珪巡稽軍政吐蕃患之遣使進寶函封曰請天子自開無令他人知秘密也法善曰此是凶函宜令蕃使開帝然之函中弩發中蕃使死封法善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尊爲天師景龍觀主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帝恐武僑懈弛廣求君畧各之士衛公靖之二子李筌張氏所出號達觀子平生虔事北斗常歷名

勝傳訪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經素書緘之
甚密題云方魏太平眞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謙之藏
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徧竟不曉其義
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鬢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
扶杖見路旁遺火燒樹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聞
之驚問曰此陰符秘文母知之乎母曰受此符已六周甲
子矣三元為一周共計一千八十年少年何自而知筌再
拜具告母曰觀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月角血脉未減心
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眞吾弟子也然四十五
歲當有大厄因出丹書一通貫於杖端令筌跪而之曰天

也相保命坐爲說義曰、陰符凡三百言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演富國安民之法。下演强兵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爲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術。常人用之得其殃。識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爲師。無本者爲弟子。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者奪紀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名山石巖中、得加壽算、時日已晡、謂筌曰有麥飯相與爲食、袖出一瓢、令於谷中取水、既滿瓢忽重

百餘斤力六能制而況於泉却至樹下失母所在石上留麥飯數升筌食之自此絕粒求索經義注陰符二十四機著太白陰經述中台志閫外春秋聞帝求武畧乃以其書上獻帝覽之悅常與究論更欲諸將皆通曉於冬十月駕幸新豐制於驪山下講武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流兵部郭元振於新州拜筌爲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帝還宮疾作晝夢一小鬼絳衣犢鼻跣一足盜武惠妃繡香囊及帝玉笛繞殿奔戲帝叱問之鬼曰臣乃虛耗也於空虛中盜人物耗人家喜事帝怒欲呼武士忽一大鬼胡髯黑面破帽藍袍揷笏靴劍先刳小鬼目後擘其肢而啖之帝

仙鍾馗　回呉道子　回姚崇　回張九齡　麦尚化世



問何神奏曰臣終南舉子鍾馗應試不捷羞歸故里觸殿階死奉旨賜進士裳以綠袍殮葬歲時祭祀願與皇除天下虛耗妖孽言訖舞而去帝覺病遂瘳詔神畫手呉道子圖其像懸後宰門後世以祓邪做召姚崇為兵部尚書未幾為紫微令左拾遺張九齡勸崇奏記遠諂躁進純厚

柳毅於龍女定有仙緣不然牧羊之婦何他人不遇而毅獨遇之乎龍潛海底為雷藏澤中水中之火也天地鬱抑不舒則發而為雷龍為陽物羊即龍之阻者或以其為雷神亦可學陰陽術數方士之所當為而睿宗雖為萬機之暇何復以此為問誠失言矣承禎應對無為至理身國皆是也其高致世莫能比筌於陰符經周有夙願故謙之藏書恰為所得老姚特來成就之耳

〇〇景龍觀劍擊麵生　〇〇玉清堂樂傳仙子

時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户强丁創髮避役崇上言佛圖澄不能救趙鳩摩羅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以壞王法帝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洛陽令楊瑒鯁直多才幹爲户部侍郎瑒初出行見槐陰有卜者端坐自若從者呵之不動瑒令拘至廳事躬問卜者舉首曰君是兩日縣令何以責人瑒愕問之曰予陳山人也向在江南君眉間死氣已見應在兩日内耳瑒舉家驚惶拜求解救之術山人引瑒入東院亭中令被髮跣足面牆而立已則據案書符中夕後喜謂瑒曰今夕且幸免明日可以

三楊場　陳山人　郭璞徒訓　楊錫　其吏弄法與陽世同

三十張紙作錢及多造餅餤壺酒出定罪門外桑林間候人過者即飲之皂裘右袒即召君之使也若留而飲餤君其無憂不然實難以濟場如其言洎日西影飲餤將敗而皂裘者不至場深憂須臾果至使人邀屈欣然進食場乃拜謁皂裘曰君昨何之數至所居不得見疑有善神監護但地府相招未已奈何場再拜懇求兼燒紙錢資其行用鬼使云感施大惠明日當與諸吏同來謀之明晨場盛設饌相待至晚使者與其徒數十人至則宴樂相語曰楊長官事焉得不盡心耶久之謂場曰君對坊楊錫亦有才幹今措五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聲動宜於錫門相候若

盧懷愼

王弁

王滔

僕僕先生 次仲玩世

吳明珪

聞哭聲則君免矣瑒往果見鬼使在樹頭欲往錫舍爲狗所咋[畏狗]未能即前俄從缺墻中入遥同聞哭聲瑒既獲免因拜謝山人山人曰此地府選才吏耳故可許脫君祿限方蔑且有仙緣乃敢一泄冥事天幾擢入部署乙卯盧懷愼姚崇同爲相仙堂觀主王弁爲兼諫議常入紫微省聽議政事退謂人曰姚爲救時宰相盧乃伴食相公也[風俗志齊魯多以姚爲救時大使之神凡遇凶災必禳祈之以盧配享]前無棣縣令王滔辭職寓光州有先生自云姓僕名僕居安樂縣黃土山幾三十餘年精餌杏丹衣服飲食如常人賣藥爲業時過滔相問滔命男弁爲主善待之因受其杏丹術時弁舅吳明珪爲兗州

三李休光

[illegible]惠頂頂如此

別駕并在珪舍先生乘雲而過人吏數萬覩之并仰告曰先生奈何捨某而去先生不答或以告刺史李休光召明珪詰曰子之甥乃與妖者友子當執之明珪與并至舍而先生至具以狀白先生曰子道者不欲與官人遇并曰彼致禮便當化之如妄動失節當威之使伏於道不亦可乎先生曰善諸之休光踞見且詬曰若仙當遂往矣去而復來妖也先生曰麻姑蔡經王方平孔申三茅之屬問道於子余說之未竟故暫止耳休光叱左右執之龍虎現於則先生駕玄雲離地丈餘斯須雷電大至碎庭槐十餘株府舍皆震壞觀者奔潰休光走失頭巾引妻子跣足出府因

嚴正誨
宋璟
元珪
安國

以狀聞帝召法善問之曰此雷祖之弟詔改樂安爲仙居縣就所舍置仙堂觀以黃土村爲仙堂村縣尉嚴正誨董其事度王弁爲觀主號通眞先生丙辰上皇崩葬於橋陵

姚崇請避位薦宋璟自代時雖沙汰僧衆而諸山宿望仍焚修不輟元珪禪師李姓幼出家習毘尼無懈後謁安國禪師即以眞宗頓悟玄旨遂卜廬嵩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峩冠袴褶而至從衛甚多師問仁者何來答曰師寧識我邪師曰吾觀佛如衆生等豈生分別曰吾嶽神也能生死人師安能以一目視之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神笑曰師固得矣

其更有進若使虛空粉碎師與某當何究竟師曰立地成佛。神曰眞是如來弟子今欲効少力師果何欲師曰吾無所欲。神曰隨見指示可也師曰兆岫多樹可移植東嶺曰敬聞命人夜風雷山嶽搖動且則松栝盡移矣師戒衆無令外人知一日忽曰將歸天竺繳旨示寂滅若委蜺焉帝尚幽玄許州縣以異事聞蒲州刺史陸象先獨無所奏國初有女道士黃靈微一作令微華姑年八十餘貌如嬰孺時號花姑黃道行高潔蹀履行奔馬莫及往來江浙湘嶺間名山洞室無不經涉或宿林野即有神人衛之遠近敬奉聞南嶽魏夫人壇靖在臨川郡臨汝水西訪求不得則天長壽二年

類知恩入不能及

冬十月詣洪州西山謁道士胡惠超問之超字拔俗（善之徒）法能通神明即指示其處姑訪視壇迹宛然於其下得天尊像及油甕燈盞之類葺而興之復夢夫人指九曲池於壇南訪之磚砌尚存景雲中睿宗使道士將繡花旛來修法事於壇西建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住持及帝亦常醮祭祈禱近有井山荒梗無人聞容中傳語令其崇修姑遂往求果遇壇殿遺址因立屋宇聞步虛仙梵音環壇數里樵採者如不精潔必有怪異之驚有野象中箭來投仙姑姑為拔之其後每齋前啣蓮藕以獻姑至是謂徒衆曰吾仙程所促不可久住身化之後勿蓋棺只以絳紗羃覆棺上遂

無疾而終肌膚溫軟香氣滿室弟子依命忽聞雷霆聲紗上有孔如雞子棺中唯衾覆一木簡有司上達覈視果如所奏帝令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顏眞卿撰仙壇碑載其事帝初夢仙子十餘輩御慶雲下列於庭各執樂器奏之其度曲清遠眞仙府之音樂闋一仙前曰此神仙紫雲曲願授陛下爲唐聖正始音帝乞授之及寤餘響猶聞遽吹玉笛習之盡得其節奏秘而不泄迨曉聽政於紫宸殿適姚崇奏事倪若不聞崇又奏帝起崇懼趨出高力士奏曰宰臣奏軍國大政而陛下卒不顧何也帝笑曰昨夢仙授之曲失其節默而習之故不及聽力士至中書言之崇始解其曲傳於

樂府自是常召葉法善於內殿試其術贈詩曰

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白雲閉

滴露研硃點周易

張說因致敬於師嘗詣謁命酒說曰無他客予師曰有麴處士性謹而訥頗躭於酒鍾石可也召至形不及三尺而腰帶數圍禮亦魯樸飲則杯盃皆盡神色不動說將去師奮劒叱麴生曰會無高談廣論唯湎於酒因斬之乃巨榼也方士嘗乘閒拜問還丹之道法善笑曰爾無飛璽通天青龍劒奈何然非凡金所鑄當求之玄關也（嶺寺人）力士曰諾願訪諸知着聞侍郎楊瑒知道妙託以廣覔寶劒未幾帝黙

東嶽天齊

場為華州刺史場即棄官訪陳山人去甲子秋廢王皇后張說首議封禪禮羣臣請行之乙丑秋下制東封法善承禎皆從冬至泰山庚寅日祀天帝於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下壇餘倣乾封故事帝問承禎五嶽何神對曰嶽者山之巨能出雲雨潛儲神仙國之望者為之然山林之神亦有仙官主之於是制五嶽頂置仙官廟則天時尊東嶽為天齊君今加封天齊王承禎寓紫虛觀子夜有汪火師劉水師二道者潛謁求聞大道承禎運慧目知其從來即授以黃老眞學江劉拜謝雲遊塵世越三月承禎隨駕還長安是年大有丙寅上元節帝集樂工奏紫雲曲於端門宮

吏軍民環聽奏一闋一人朗聲曰此正始音也但有遺濫處當補有司拘至御前乃汝州韋弇字景昭敏善記舉進士下第遊於蜀春暮與友尋花訪異有謁者曰郡南十里許有鄭氏園亭勝概出塵願偕遊焉弇遂行果得鄭園端室巍然四峙山門花闘曲徑烟矗眞塵外景也俄而延升巨亭廻廊環構餙以珠玉見仙子十數華裾靚粧中一人語弇曰花卉芳妍聊奉一醉命坐張樂飲酒曰此蓋玉清仙府有新曲名紫雲已獻於天子為中原正始之音後或闕亡子其正之命左右奏其曲又曰子至此亦道分使然願以三寶為贈售之富可畢世席罷命侍者出碧瑶杯光

胡商

員半千

員俶

名俶

瑩洞徹紅褋枕似玉而栗紫玉函似布而玉光弁拜受而別行十餘步回顧但見荒榛滿目乃携寶入長安久無舊者至是聞樂見帝命其較補授太常樂正弁出三寶獻上帝以示法善諦視曰名山鎮寶當授知北入弁命不合賞達僅豈足終身耳帝即還之張說使人諷以贈已許償金寶法善往見曰枉受必殃君何利焉說乃止未幾弁辭職去東遊廣陵有胡商求觀拜曰此玉清眞人之寶請易以數十萬金弁因大富築室江都戊辰春正帝御五鳳樓大酺夜於樓下設高座召三教講論有員半千之孫名俶年歲辨儒服昇座詞辯鋒起談者皆屈帝奇之召入樓問

李泌　李弼　李承休　周氏　劉晏

姓名因問更有奇如兒者承俶對曰舅子李順七歲能賦
問其所居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順
名泌字長源六代祖弼仕周為太師父承休為唐吳房令
承休娶汝南周氏初僧伽自泗上來見周育之曰此女當
歸李氏而生三子最小者愼勿衣以紫衣當起家金紫為
帝王師及適承休娠泌凡三周年方誕而生髮至於眉周
每產必累日困憊唯娩泌獨無恙故小字順幼聰敏書二
覽成誦中人抱至帝與張說觀棊員俶與劉晏偕在側帝
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絕殊儀狀眞國器也命說試為詩
說令詠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狀說曰方若棊局圓如棊

大類泌之平生

張均

張垍

賀知章

申元之

子動如碁生靜如碁死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實道碁字泌曰隨意即甚易耳帝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賀曰聖代嘉瑞也帝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遂送忠王院兩月方歸賜衣物彩繒諭其家曰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說邀令子均垍相與若師友張九齡等一見傾心愛重賀知章嘗曰稱子目如秋水必拜卿相泌身輕能於屏風上行薰籠上立道者申元之見之曰年十五必白日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若有甚厄一旦空中有異香奇音舉家迎罵乃止至其年八月十五筵歡

[illegible]史集仙爲集賢

[illegible]二十七仙

一飛騎改名
一羽林

在室綵雲掛於庭樹李公乃擄蒜齏汁效觧令二人登屋[illegible]巨杓颺之香樂更不復至帝立集賢院凡異材美行者[illegible]之以謚爲集賢學士帝晝寢忽夢二十七山云我等寄羅底間三年與陛下鎮護國界每易形混迹遊處人間既籍勑天下郡縣訪有羅底字處他夕又夢云有音樂處可問帝遣使訪至寧州東南五里羅州縣界羅州山相傳有洞穴而蓊薈不通樵牧常聞樂聲便尋之久不見忽有白兎出於林逕入崖下隨所入而抵最寳焉石室寬博得石像二十七眞以進帝令御林飛騎馳迎於內殿設位晨夕焚香躬自瞻謁命夾紵工作諸像送於本澗復於其處置道

聖觀改縣爲眞寧以旌之賜寶香及爐爐今猶在鄉里言昔有

底老

底老者龎眉皓髮於山下賣酒常有異人來飲或藥童樵父往來其家一旦衆異入謂底曰加其醞更一飲不復來矣如其言加釀以待釀熟羣仙果至飲酣居下者一人云請刻衆仙之形留世乃取石二十七片鐫頃刻成皆得眞容置於洞依飲時坐次皆誌名氏於背而去底老亦不知所之帝問諸仙於羣臣裴光庭對曰或是二十八宿底疑即氐宿也己巳秋八月帝以生日爲千秋節喜事武功令兩京諸州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左廡田穰苴管仲樂毅韓信李靖右廡孫武子范蠡吳起諸葛亮李勣二八月上戊日致祭加

裴光庭

唐若山
唐若水
吳筠
尹愔
何思達
史崇恩
尹崇
祕希言

孔子禮魯邦人唐若山先天中歷官尚書郎連典劇郡頗有惠政帝以爲潤州刺史兼領浙東採訪弟若水爲衡岳道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嘗徵入內殿與葉法善吳筠尹愔何思達史崇恩尹崇祕希言等講論尋求歸山詔許之吳筠字貞節華陰人同尹何五子師潘師正爲道士諭谷神玄妙修胸中之誠䟽瀹澡雪遊仙步虛通經誼性高鯁不耐沉浮於時去居嵩山帝召與語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費紙札耳復問冶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誡懇求還敕爲立道

館大曆中化蓋宗正先生史崇恩於神龍二年與僧慧範並受制加五品階唐若山素耽方術所至必會鑪鼎之客雖術用無取猶禮接焉家則殆盡俸祿無餘

冥司以非命歩拘楊瑒欲鬼吏亦得以欺之

僕僕賣藥廣人何與刺史事而指以為妖必欲執之直至雷轟魄散方不敢言眞是自討若契

元珪習禪定於靜中獄神猶未之信現形試之至機鋒契合始肯皈依神亦通於餘法者也

麵處士一則與張果相似此則妙於責於愚鈍沉湎大有滑稽諷世之趣

玉清仙子既夢授仙樂於玄宗恐有缺失又招韋弇而教之令其較正亦可謂珍重斯音者矣鄭侯生有異徵的是神仙中人跡其平生畧與留侯彷彿三神童一時並見眞為國瑞

若山得遇眞人全布篤尚正直性無忿恚八字上則知偏私暴戾便非學仙胚子

老叟

○○○萌綦庚未錄玄交 ○○○嫌朽衰鬚齒重易

晚歲志意彌篤。有老叟形容羸瘠。自言有道。見者皆笑。若山盡禮加敬。留月餘。博採方訣歌頌圖記。無不研究。叟皆不荅。唯好肥鮮美酒。所食啖三四人。若山敬奉。曾無倦色。一夕叟從容曰。君家百口。所給常若不足。貴為方伯。力尚多闕。一旦居閒。何以為贍。況帑藏錢帛。頗有侵用。誠為君憂之。若山驚曰。計無所出。若緣此受譴。固所甘心。但慮一家有凍餒之苦耳。叟曰。無多慮也。促命酒。連舉數盃。若山素不善飲。是夜亦捉三四爵。殊不覺醉。月甚朗。起步庭中。叟曰。可命一僕運鐺釜鐵器數事於藥室。若山如命。叟復

聚頭陀

使僕布席累爐分鼎鐺之屬爲之聚熾炭佀之烘然如窰不可向視叟於腰間解小瓠出二丹丸各投其一閤扉而出謂若山曰子有道骨當度世加以篤尚正直性無忿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極眞人也遊觀人間憫子勤志故來相度耳所化黃白一留遺子孫旁濟貧乏。一支納帑藏翌日相待於中流也遂去若山凌晨開閤爛然照屋復扃閉之以自料理即整棹浮江將遊金山寺舊名浮玉唐時因裴頭陀開山於此穴間得金建寺故名堅土山與金山對峙易名銀山焦山改王山江霧晦瞑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漁舟直抵舫側招過舟超然引去郡中几案間得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事又得遺表畧云

世緣暫榮浮生難保惟登眞脫屣可以後天爲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樂也張留侯去師四皓是畏其主不可久留也二子之去與臣不同臣運屬休明累叨榮爵早悟升沉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玄閫偶得丹訣黃金可作信淮南之昔言白日可逐察眞經之妙用既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紅塵騰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島非遙退瞻帝闕不勝受恩感切之至帝覽表異之遽命優恤其家促召若水與內臣賫詔於江表海濱尋訪杳無音塵歸途遇青州士子童復先在京有交曾患半身枯槁御醫張尚容等不識復歸東齊聚族言

曰形體如是寧可久耶聞大海中有神仙吾當往求仙方此疾可愈宗族留之不得與侍者齎糧至登州海側寓一空舟乃賚所攜掛帆隨風行十餘日近一島上有數百人如朝謁狀岸有婦人洗藥因問彼皆何爲者婦指曰中心牀坐鬚鬢白者徐若也問爲誰婦云君知秦時徐福乎復曰此則是耶頃各散去復遂登岸致謁具始末求療徐曰汝之疾遇吾即生初以美飯哺之器物奇小復嫌其薄君云能盡此當爲再餐但恐不盡耳復啖之如數甌物致飽亦以一小器盛酒飲之致醉翌日以黑藥數丸與食痢黑汁數升疾乃愈復求住奉事徐曰爾有祿位未宜即留當

奇想

韓休
裴耀卿
楊正見
楊寵
王生

以東風相送無愁歸路遥也更與黄藥一袋云此藥能治一切病還遇疾者可以刀圭飲之復辭謝數日至登州親戚驚異復遇舊識内臣引進以藥事奏聞帝令疾者服之皆愈授復爲蓬萊舍人癸酉以紫微舍人韓休同平章事休峭直守正帝敬憚遂罷以裴耀卿張九齡同平章事分天下爲十五道各置採訪使四川道使臣奏眉州主簿化女仙楊正見白日昇天其父寵通義縣民正見幼聰悟仁憫雅尚清虚既長嫁同郡王生王一旦會親故使正見爲魚膾賓博戲於廳正見憐魚之生養盆中觀之日晏而盤餐未備舅姑促責正見懼舍魚於河自竄於野行數里不

◎王興

◎朱孺子

古蹟

覺疲倦見夾道花木異於人世山舍有女冠在具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因留止焉乃蒲江縣主簿化側（借天師道陵為廣漢主簿王興政治平衡度以上昇處）女冠素不食時出求糧以贍正見如此數年正見恭慎勤恪執禮未嘗虧怠忽於汲泉之所有一小兒潔白可愛若周歲者見人喜且笑正見抱而撫之以爲常由此汲水歸遲者數四師怪問之正見以告師曰若復見必抱兒見吾月餘正見至澗此兒復出因抱之歸漸近舍兒已殭矣如草樹之根約數斤師識之命潔甑以蒸會糧盡師出山求糧給正見柴三小束諭曰甑中物柴透方止勿輒視之期一夕便回而此

曾女完

夜大風雨水益道阻十日不歸正見飢甚聞甑中物香竊食俱盡師歸歎曰、神仙固有定分吾曾氏女也、(初天師長女文姬適袁氏道成携五子昇天後常降此曾師之)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者壽與天畢吾伺之二十年餘今汝遇而食之眞天意也正見容狀益光彩射人常有衆仙降其室與論眞宮天府之事歳餘謂其師曰得食靈藥便合登仙所以遲廻者幼時見父母據稅錢輸官有明淨圓好者竊藏二錢玩之以是爲隱藏官錢故罰居人間(仙律之嚴如此)更一年耳即平步入空與師作別未幾仍度師去使臣奏之帝益信道教命中人博訪得遂州董方

董方義

義女年十七神姿艷冶寡於飲食好靜守和鄉里以其容

臺上仙

李林甫

德非凡故名上仙忽一旦紫雲垂布天樂下於其庭二青童引之昇父母號呼不已去地數十丈復下還家紫雲青童旋即不見居數月復上昇如初因父母號泣良久復下中人聞於帝徵入長安居內殿月餘乞還許之中使送至家百餘日將復昇父母又哭乃蛻其皮而飛去皮如其形衣結不解若蟬殼詔匱上仙居輿兩觀於其居處在川九十餘里潛江之濱

甲戌夏以李林甫爲禮部尚書林甫本東都仕族少縱蕩二十尚未讀書好遊獵打毬馳逐鷹狗每於城外槐壇下騎驢擊鳥畧無休日既逸捨驢以兩手反據地歇一日有醜陋道士曰此又何樂郎君乃爾好之林甫怒顧曰

又復丁寧

闕足下何事明日又復如之林甫性聰悟意是異人乃攝衣起謝道者曰或致顛墜悔不可及林甫請自修謹不復爲也道者曰後三日五更會於此李曰諾如言而往道者已先在談極洽且曰某見郎君已列仙籍合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人間宰相歸熟思之三日後復會此林甫回計宰相重權在已安可以仙易之遂泯迹於世乎及期往白道者嗟歎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林甫亦悔欲復之道者曰神明知之矣叙别勾宰權生殺威振天下慎勿行陰賊當爲陰德廣救拔人無枉殺人如此則三百年後尚可得仙今官禄已至可便入京林

李庫部

甫泣拜而別有堂叔爲庫部郎中在京遂詣之叔以其不肖謂曰汝何至此曰某知向過請改節讀書願受鞭箠庫部未令就學遣監杯盤之餙無不修潔或命主某事雖雪深沒踝亦不辭庫部益親憐之言於班行復以蔭叙累遷

壽王瑁

吏部侍郎柔佞多狡時武惠妃寵冠後宮生壽王瑁太子寢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曰願保護壽王惠妃德

天爲之驚

之帝以林甫與裴張並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日大風起拔木傾屋又關中久雨穀貴帝欲幸東都耀卿置對甚善帝以爲江淮轉運使凡三歲得運米七百萬斛耀卿入朝曰臣於道間數見一老乘驢如飛邀問之云是中條張老此

石光風石欲其去耳
韋濟
裴晤詐死揖家
徐嶠

必有道可召之張果居恒州多往來汾晉間耆老云爲兒童時見之言已數百歲因傳其有長年秘術太宗高宗屢徵不起則天聘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盛暑須臾臭爛生虫後有人復見之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則重疊如紙置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復爲驢相州刺史韋濟晉薦之帝久聞其異即遣耀卿弟通事舍人裴晤馳驛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啟請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甦晤不敢逼馳還奏之命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往迎果隨嶠至都安置集賢院肩輿入禁宮帝從容曰先生得道者也何齒髮之衰耶果曰衰朽無道術可憑故使

王迥質

蕭華

玉真公主

之然長足耻也今若盡除不猶愈乎因於御前拔去鬢髮擊落牙齒帝甚驚謂曰先生休舍少選晤語俄召之見其青鬢皓齒愈於壯年一日秘書監王迥質太常卿蕭華同造訪果忽謂曰娶婦得公主甚可畏也王蕭未諭少頃中使至謂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於先生果大笑見不承詔二人方悟公卿多往候謁或問以方外事皆詭對之每云是堯時丙子年人又去堯時為侍中但進美酒及三黃丸帝留內殿賜飲辭以山臣飲不過二升有弟子飲可一斗帝命召至見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禮魂臻備帝命坐果曰當侍立

真正道理

奚埶丹

張守珪

於御前目之愈怒賜之酒飲及一斗不醉果曰過度有失致龍顏一笑也帝逼而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落地化一榼蓋帝及嬪御皆笑頃失道士但見一金榼在地滿注清酒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帝累試仙術常命與法善法戲所發甚多果辭曰無用衣食留賜貧病者受惠多矣臘月制禁京城乞者置病坊以養之帝嘗問以治身治國之道果曰清心寡欲以身治務農節用以國治帝始躬耕利麥北胡奚埶丹犯邊幽州節度張守珪擊破之制為羽林大將軍守珪九隴人慷慨尚氣節未遇時有仙君山茶園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男女傭工者雜處園中一少年自言

陽平謫仙夫婦

無親族賃爲摘茶甚勤愿了慧。守珪憐之、以為義兒、又一女子年二十、云願爲義兒之妻、孝義端恪。一旦山水泛溢、市井路隔、鹽酪既缺、新婦曰、此可買耳、取錢出門十數步、置錢於樹下、以杖叩樹、得鹽酪而歸、後或有所需、但令叩樹無不得者、其術夫亦能之、與隣婦數十輩於壩、市相遇、爲買酒一碗、與衆婦飲、皆大醉、而碗酒不減。守珪聞其術、受何人、少年曰、我陽平洞仙、因小過謫凡、不久當去、守珪曰、洞府大小、與人間城闕相類否、對曰、二十四化、各有一洞、或方千里五百三百里、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伏晨之根、下照於洞、與世無異、中有仙王仙官卿相輔佐、如世之

安祿山

史思明

職司有道及積功遷神逸生之士皆居其中為民庶每年天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眞遊觀人世所為善惡其生死廢興水旱風雨預關於洞眞焉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為洞府所統二十四化之外青城峨眉益登慈母繁陽嶓冢皆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中仙曹統如郡縣聚落不可一一詳記也句日忽失其夫婦蓋守珪愛下故暫寄附焉守珪既受任仍鎮幽州營州雜胡有康姓名阿犖山隨母再適安氏逃入幽州極狡黠守珪更名祿山後有戰功表為平盧討擊使有史窣干者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為果毅後入奏事賜名思明張果聞守珪表舉安史浩然歎曰二孽

歸夜光

與禍亂作矣帝因張果神異莫測聞歸夜光善視鬼召果坐於前勅夜光視之奏曰張果安在臣願視之而果在御前大笑夜光卒不能見（竟成盲人）

邢和璞

有邢和璞者字蘊中自稱青城山道人精知本草武后患心熱疾和璞進紫花梨即愈賜賚不受歸山曾師郭瓊更善方術和璞貌清羸服氣時餌少藥朝貴候之如市能增壽活死嘗至白馬坂下遇友人已死信宿其母哭求和璞令出亡人寘於床引其衾解衣同寢令闔九熟眠久之起具湯而友猶死和璞曰大人與我約而妄何也復令閉戶又寢俄而起曰活矣母入視已蘇問之子曰被錄在牢禁繫考訊正苦忽聞外曰王喚若人

官曰訊求畢不可使去少頃又驚走至者曰邢仙人自來

與官吏迎拜恐懼遂令從歸有人納少妾善歌舞而暴卒

請和璞活之乃墨書一符使置妾卧處俄而言曰墨符無

益復朱書一符命置於床點頭曰此山神取之可令追也

又書一大符焚之俄而妾活言曰爲一胡神領從者數百

拘去閉宮門作樂酣飲忽有排户者曰五道大使呼歌者

神不應頃又曰羅大王使呼神方駭仍曰且少留須臾數

百騎馳呼曰天帝詔何敢輒取歌人令曳神下杖一百速

命放還邢常携竹算數計算長六寸有請者則布算爲卦

縱横布列動用數百滿床布已乃告家之休咎人之年命

短長及官祿如神帝每奇之、因令算果年壽、和璞運籌布算、意竭神沮、終不能定其甲子、帝謂高力士曰、今張果寔熯不能察其體、外物不能沉其中、善算者莫究其年、視鬼者莫見其狀、神仙倏忽、豈非眞者耶、嘗聞堇酙飲之者死、苟非眞仙、必敗其質、可試以飲之、會大雪寒甚、命以堇酙賜果、遂舉飲盡三巵、醺然有醉色、顧謂左右曰、此酒非嘉味也、即偃而寢、食頃方寤、覽鏡齒皆焦黑、遽命侍童取鐵如意擊齒盡落、隨收於衣帶中、會揆先天毛　再易後天骨

張果於漢武時未證仙階、況有諸天方在、所以無奇可見、今則仙格已高、而數千年之修煉於茲、大和璞自有風骨、非夜光一流人也、師顯於漢、弟顯於唐、適逢其會耳

○○○顯神咒戲驚三藏 ○○○學隱形怒斬羅公

徐出藥一貼、色微紅、光瑩、以傳諸齒穴中、已而又寢、久之

忽寤、引鏡自視、其齒已生、堅白愈於前、帝下詔曰、

恒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先高尚、心入窅冥、久

混光塵、應召赴闕、莫知甲子之數、日謂羲皇上人、問以

道樞、盡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授銀青光

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

帝問法善曰、果之根蒂、先生豈不知之、曰、臣雖知、言訖必

死、故不敢言、陛下能免冠跣足救臣、可得復生、帝許之、法

善曰、混沌初分、有黑白二蝙蝠、寢殿啖鬼之鍾進士黑者

所化此老是白者修成言甫畢七竅流血僵仆於地帝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謫之恐敗天地間事耳帝哀請久之果乃至法善處以水噀其面即時復活帝齋戒三日敬問金丹之道果信口曰

赫赫金丹一日成黃芽不離水銀坑功成雖未三週變
開爐已覺放光明

帝曰終用爐火煆煉耶果曰自然未幾帝狩於咸陽獲一大鹿異於常果見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帝問之果曰昔元狩五年臣曾從畋於上林生獲此鹿既而放之帝曰鹿多矣何以知其是況時遷代變豈不為獵者所獲乎果曰

武帝放鹿時以銅牌誌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獲銅牌二寸但文字凋暗帝曰元狩至此凡幾年果曰是歲癸亥始開昆明池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矣帝命太史氏校之畧無差焉丙子春鄂州刺史表薦仙童羅公遠刺史春設觀者傾郡一白衣人長丈餘貌甚異隨衆而至門衛皆怪之俄有小童傍過叱曰汝何離本處驚動官司耶其人遂攝衣走吏白於刺史喚童問之云姓羅名公遠適見守江龍上岸某趣令速回刺史曰須令我見本形公遠曰請候後日至期於水濱作一小坑深纔一尺引水入坑刺史與郡人並看逡巡有白魚長五六寸隨流而至騰躍漸入青

烟如線起自坎中少頃黑氣滿空公遠曰可以上津亭矣衆未至亭雷光閃爍大雨如注見一龍於江心頭與雲連食頃方沒刺史薦之入都進見時帝與張果法善奕碁二人曰村童亦解何事各握碁子數枚問曰何物曰空手及（何得輕視）開果無並在公遠處方駭異令與張葉等齒坐（妙）劍南有果名曰熟子張與葉以術取每過午必至其日暨夜杳然相顧曰莫是羅君否時天寒圍爐公遠先以一筯樹火中因（妙）笑而除之使者隨至葉詰之云焰火亘天無路可過適火息方來衆詢公遠所師曰太上老君也（但非其匹）張葉始加敬時武惠妃好佛有西僧曰無畏三藏金剛三藏初至所司引謁

無畏三藏

帝問欲於何方休息無畏曰臣在天竺聞大唐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甚嚴、願往依止、帝可之、宣律禁戒堅若焚修。精潔無畏飲酒食肉、言行麤易、往往乘醉喧競穢汚絪席、宣律頗不甘、中夜捫虱將放於地。無畏半醉連呼曰律師撲殺佛子耶。宣整衣作禮而師事焉、無畏忽謂金剛曰吾將先逝、遂閉目而逝、金剛韜韞縝密惠妃尤信奉之、帝幸功德院、剛與張葉羅俱在、帝苦背痒、公遠折竹枝化七寶如意以進、帝顧剛曰師能致乎、曰此幻化耳、臣能取真物、乃出諸袖中、公遠進者復爲竹枝、駕幸東都、武妃同行、上陽宮將修麟趾殿、庭有大方梁長數丈、時羅葉剛皆從、帝謂

來爲迷離

亞高妙 傚三藏

害寧王

葉曰師試爲朕舉此葉作法方木揭起一頭帝曰何不俱起葉曰三藏使善神鎮壓故也武妃頗有悦色剛亦陰喜公遠低頭微哂帝謂剛曰師咒神靈能咒葉師入澡罐乎剛置罐使法善斂座遂持大佛頂眞言二遍葉身欻欻就（妙甚）罐拂然而入帝不悦良久曰還能咒其出乎剛曰此木法也即誦眞言數遍竟不出帝曰朕之法師今爲咒沒矣武妃失色剛大懼公遠笑曰法善不遠高力士奏葉尊師入帝訝問之對曰寧王邀臣飯不因一咒何以去也（趣甚）已而使葉作法取剛金襴袈裟摺覆於盆禹步叩齒繞三匝曰攝去歛視袈裟之縷隨色各爲一聚剛曰惜哉毀至此乎帝

三藏亦大得力矣

間還可正否葉又覆咒之曰速正放之如故又取剛鉢燒赤及覆於手忽合剛頭失聲避走帝大笑顧羅曰師亦能作一術以娛朕耶羅問欲何所試剛曰貧道以袈裟收固令公遠取之剛於道場院結壇焚香跏趺作法袈裟置銀盒又木函封鎖皆見中一重菩薩外一重金甲神又一重金剛圍之賢聖把肩環繞甚嚴剛觀守目不暫捨羅坐繩床談笑如故衆注視數食頃帝曰何太遲遲得無勞乎羅曰臣安敢自衒三藏啟觀可也令開函封鎖依然而中已空矣帝拍掌稱奇羅曰請人於臣院內敕弟子開櫃送來。命中使取至帝問取之之道羅曰菩薩力士聖之中者甲

妙 切

說得術士求冷々

妄遠處處高於張葉不愧人上第

兵諸神道之小者若太上至眞之妙。非術士所知。適使巫淸神女取之則菩薩金剛不能見其形影取若坦途帝賞賚無數時張果累陳老病乞歸恒州詔給驛送還帝欲學隱遁之術公遠曰陛下玉書金格已簡於九清矣眞人降化保國安民誠宜習唐虞之無爲繼文景之儉約却寶劒而不御棄名馬而不乘豈可以萬乘之尊而輕狥小術爲戲玩之事乎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困於魚服矣帝怒罵之遂走入殿柱中數帝之過帝愈怒易柱破之復入玉礩中又易礩破爲數十片悉有公遠之形帝謝之乃出後堅求不已因教焉然帝自爲或露裾帶或見影迹帝怒斬

還後深自悔、令中使訪之、冀或再見、吏求靈異、李適之為
河南尹、忽有女冠乘大風集王眞觀鐘樓、觀者環如堵、聞
於尹、適之怒其聚衆、祖而笞之、至十、女冠旣不哀祈、亦無
損傷、適之駭謝、奏聞、勑召内殿、訪其飛行之道、乃蒲州紫
雲觀女道士也、其母晝見觀音抱至而生、迨長、辟穀身輕、
偶因大風飛起、云將歸普陀、謁大上帝、賜金帛送還、數年後復
乘風飛去不返、張九齡字子壽、曲江人、生之夕、母見素衣女冠抱一持桂
嬰孩、謂曰、文昌子也、易育而多壽、及產、容儀修好、長有知
人之鑑、居朝端直敢言、祿山失律、九齡觀其有反相、請誅、
不聽、歎曰、後為亂者此胡也、千秋節進金鑑錄以寓規諫、

丁丑春置玄學博士每歲以明經舉之九齡謂牛仙客非宰相才林甫為誹謗奏貶荆州長史李泌嘗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大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

九齡誡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泌泣謝九齡喜其有心呼為小友邀往荆州經年就東都肄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桓真人羨門子降羽車幢節流雲神光照灼山谷授泌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

廟巫

危宜佐朝延功友生靈然後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咽氣絕粒修黃老谷神之要至都寗王延于第即宋王成器改封寗改名憲王真公主以弟呼之賦詩必播樂章丁父憂柴毀骨立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顧名祿帝信武惠之譖廢瑛瑤琚皆賜死戊寅夏立璵為太子改名亨秋冊南詔為歸義雲南王本哀牢夷地蠻語王為詔六詔莫能相一南詔蒙舍賧求合一許之中使自嶺南回謁金天廟奠祝畢戲問廟巫曰大王在否曰不在中使詰之巫曰闕外三十里迎成真人中使遽令人郊候之一道士弊衣負布囊來問之姓成延於傳舍以驛騎載之至京密奏之召館蓬萊院詔問修習何事皆拱默不對沈真樸畧而已

半載餘求歸聽其自適自內殿挈囊以去見者咸笑焉所司洒掃其居改張幃幕見壁上題曰

蜀路南行燕師北至本擬白日昇天且看黑龍飲渭其字洗刮愈明聞於帝帝黙然頗追思之後祿山起燕車駕幸蜀皆如其言以問法善對曰少室成公興也今四山會潘師正矣師正忽謂承禎曰陶貞白自蓬萊監遷嵩山伯於今百年兩白上帝求替令衆所知以代貞曰舉余文藉已定不得久住人間侯成公一睹即行數日成公來餞之蒞任師正即屍解年九十八諡體玄先生成公謂承禎曰善自愛子之所證較勝於師承禎禮葬畢仍返天台蜀女焦靜真因精思至道恍

薛季昌

丙功已足

惚有人導至方丈山遇二女仙謂曰予欲爲仙可謁青童上楨受三皇法請其名氏則司馬承禎也靜眞遂詣求道未幾昇天常降謂其徒薛季昌曰先生之任高於陶君當爲東華上清眞人季昌乃往事承禎己卯中秋五月承禎與申元之同赴千秋節元之楚人字泰之深有道術其徒秘希言等奏元之高妙召拜爲文靖天師因齋値長生殿中夜行道畢隔雲母屏各就枕微聞若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元之褰裳攝步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聽之其聲發自腦中元之還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眞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先生之謂乎帝求延年之術

先是周公南向孔子東向

承禎隱而微言之。帝得傳其秘。理國長久應是道力之助是月、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向坐。被王者服。贈弟子為公侯伯。庚辰春帝聞張九齡卒於貶所深加悲悼。謚文憲勅道士齎龍璧至臨川洞靈觀在花姑黃妙微仙壇作醮以薦之忽有白鹿、自壇東出至姑塚間而滅、葬木簡處有五色仙蛾集於壇上

仙蛾

刺史張景侯謂聖德所感、立碑頌述、勅葬九齡於韶州城西、

張景侯

九齡實部之始興人未第時愛性山陵谷深邃蘩榛清香襲人、建几案於中皆白石琢成後復鑿大庾嶺成路。行者便之。上有白猿洞建雲封寺有滇昌黎氏子九歲入桂山精進五載得悟入亦稱為小釋迦復上梅嶺居雲封寺一日歸省

小釋迦

薛勉

唐臣

其母啗之以肉出至小溪以刀刳腸滌淨徐納腹中即歸寺坐化賜號澄虛大師辛巳閏四月帝夢玄元皇帝降丹鳳門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因遣使求之得於盩厔迎置興慶宮供奉先有薛尊師入京居昊天觀帝嘗召入內殿禮謁與葉申二師並重薛名勉家世顯榮則天末兄弟數人皆至二千石身為陽翟令數年間兄弟淪喪都盡遂奮志向道棄官入山召同志者唯邑小胥唐臣願從杖策負囊往嵩山口遇一人自山而出云求道人姓陳薛問其路陳曰有小事詣都約三日回當奉導薛唐止於路口至期陳至曰但止於此吾當入山求知其所即來相報期

以五日旣而十日不至薛曰陳生豈相紿乎當自往遂緣磴入谷三四十里忽於路側見一死人虎食其半乃陳山人也唐子曰本爲長生反爲虎食不如歸家以終天年勿復效陳山人也薛曰嵩嶽靈境豈爲此害蓋山人所以激吾志汝歸吾不幸而死無憾焉唐亦決意從之夜宿石巖晝行崎嶇數日見長松中有六道士如修藥狀薛頂禮求度諸道士曰雖自服藥無術可授俄睹禪室有老僧禮拜求問僧亦無言於床下見藤蔓緣壁出戶僧指蔓示薛遂循而行其蔓傍巖崖不絕經兩日未盡至流泉處石室有數道士圍碁飲酒陳山人亦在笑謂薛曰子志誠可教遂

指授道要亦見俗人伐薪採藥問其所云終南山紫閣峯下薛請諸姓氏陳曰余京兆陳安世歷指曰此洛陽歐師王師歷城狄師長安杜師因來朝太上暫此相叔欲俟九天聖師引見諸上眞耳薛道成後陳師令入京護駕年百餘歲帝召瞻禮玄元聖像出告門人曰天帝召爲八威觀主遂坐脫顏色不變即於本院造塔安置唐臣受其道術

陳安世　權叔本

後爲觀主安世者初爲權叔本家傭性慈行見禽獸輒避不欲驚之不踐生物叔本亦好道天台劉阮託爲書生從叔本遊欲因以度之而叔本不識久之意轉怠在內方作美食劉阮詣門問安世曰叔本在否曰在入白叔本欲出

婦人言其可聽乎

其婦止曰餓書生輩可笑復欲來飽腹耳於是使安世出答不在二仙曰前言在旋言不在何也曰大家君欺我云耳二仙善其誠實乃問曰汝好道乎曰好而無由知之曰汝審好道明早會道兆大樹下安世率言往日西不見乃起欲去二仙已在其側意果眞篤否約豈虛誑耶

金藏惟伏咒力未具靈通故法善玩之於股掌而公遠持以術士目之玄宗之不識公遠甚矣豈有有道者可得而殺之乎如可殺何足以爲道成眞人入関神靈遠接孰知衲緻衣負囊老道乎闕令非能望氣者誰則知之叔本好道敬賢乃以室人一言幾失眞仙若非安世誠實得授道要叔本何自更求甚矣婦言悞人丈夫耳不可歎叔本轉師安世更無人可及

〇〇〇劉蓐蘋悞入洞天　〇〇〇恃靈符戲遊相府

更俟後日頻三期之而安世輙早至知可教與藥二九誠曰汝歸勿復飲食別止一處二仙常來語以道要叔本怪之曰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輙不見疑非常人自知失賢歎曰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先聞道者即爲師矣乃執弟子禮朝夕拜事灑掃安世道成冲舉臨去以道要授叔本修之亦成安世雖度世二師命居五諸不日蟠桃大會諸上眞齊赴方諸偕往參終南是與由俠仙遍遊見薛勉眞篤傳之以道復入蜀求侶遇一人曰姜訥於顯慶中採藥青城山見一大薯蕷劉

深數尺，根漸大如甕，至五六丈，光大十餘丈，地忽陷下，因墮其中，仰視穴口如星，分必死矣。傍一穴稍大，匍匐數十步，如有小光，約里餘，穴漸高，又里許，乃出一洞口，有水瀾竟達數十步，岸有村落，桑柘花木，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相遇，驚問得來之由，告其所以，一人將小舟子渡至其家，食以胡麻飯、柏子湯、諸菹，留數日，漸覺身輕，因問何所，蘇求還路，曰：既至，合有仙分，當引謁天皇。忽户外諸人相呼曰：明日上巳，可往朝謁。訥侵晨隨往，其民或乘雲氣，或駕龍鶴，訥不覺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一城，宮闕鄰金寶鏤飾，諸人以次入謁，獨令訥住門外，側有赤色大牛，閉自

西國獻獅子至安西道中繫於解樹近井哮吼若不有安俄而風雨大至有龍出井刁見隨處有龍

吐涎沫王入令訥禮拜乞道如吐寶物即吞之訥如言求之必須先吐一綠珠大踰徑寸方欲捧接有赤衣童子拾去訥再求得青珠為青衣童子所取復有黃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訥急捧牛口得黑珠遽吞之童子至無所見而去主人遂引謁天皇冕服居殿如世所繪神像侍者七人皆冠劍左右玉女數百侍衛殿庭花果馨香稀有天皇敕問訥具以實對偶顧左右玉女天皇曰汝悅侍衛之美乎訥俯伏請罪天皇曰汝須勤心妙道自有此等但汝修行未到須有功用不可輕致勅左右五盤盛仙果示之曰恣汝手拱所得之數即侍女之數也訥視其果紺赤狀若林

禽而芳香無比自度盡拱可得十餘及拱唯得三枚天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日令前主人領往彼處勅三女充侍別給一屋居之令諸道侶導以修持主人引同前處道流教以服藥用氣洗滌塵念三女亦授以道術後數朝謁天皇必勉其至意其地草木無榮落寒暑之變度可一歲餘忽憶來時妻産一女纔經數日家貧不知如何思往一省王女曰君離世已久妻子等受亡豈可復尋蓋塵念未祛致誤想耳以告諸隣共發嗟歎復白天皇命遣歸諸仙於水上作歌楽飲餞以送三玉女各遺以黃金一鋌曰恐歸求無得以此為資中女曰至彼復思歸吾有藥在

○金鋌中取吞可來小友曰金中藥有變故君舍東有搗練石吾已將藥置石下但取服之天際見羣鵠飛過衆謂訥曰但從此可去衆捧訥舉之聳身便至鵠羣鵠亦不驚以兩肘放其飛空中回顧猶見岸上人揮手相送至一城下集問其地乃臨海縣也鬻金爲資糧經歲始至蜀問家無人知者一人年九十餘云姜氏有祖父因採藥不知所之祖母父姑皆亡久相尋故居俱爲瓦礫荒榛唯搗石尚在訥方鬻金時已失藥所在遂舉石得一玉合有丹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記去路時羅天師在蜀往問之云是第五洞寶仙九室之天古天皇氏下都大牛乃馱龍也所吐珠赤

歸仙玉

者。呑之壽與天齊青者五萬歲黃者三萬歲白者一萬歲黑者五千歲久存天皇前立七入是北斗七眞也訥將返郡洞天遇安世言及復欲再叩天師又已他往時中使輔仙玉奉使入蜀訪公遠消息遍歷諸處於黑水道中見公遠披雲霞衲策杖徐行仙玉跨馬追之常去十餘步呼曰天師雲水適意不念內殿相識耶公遠方佇顧仙玉拜謁宣述朝廷悔念從行數里至官道側相與經溪據石而坐謂仙玉曰吾自晉咸和年入蜀訪師久晦名迹聞天子崇玄乃捨烟霞放曠之樂冒塵世腥羶之路混迹雞鶩窺閱蜉辨不為倦者蓋欲俯教以至道耳延於別殿遽以靈龍

為索我告以腑臟䡴血充積三田未虛六氣未[illegible]請俟十年不能守約加我以丹頸之伐何遑遽哉然得道之人與氣混合刧運之災陽九之數天地淪毀尚不能侵豈刀兵水火所能害耶但念主上列丹華之籍有玉京交契之舊躬欲度之眷眷之情有不能已袖出書一緘曰以此上聞云我姓維亦將齎寶符出見也仍以蜀當歸為寄遂失所在仙玉還奏帝惘然不懌公遠已至帝曰先生何殺姝氏對曰陛下嘗去臣頭帝稽首陳過公遠曰戲之耳異日帝復以長生為請對曰經云我命在我匪由於他當先內求而外得也刳心滅智草衣木食非至尊所能因進三峰

眞語

天寶

田同秀

歌八首大旨乃玄素黃赤之使還嬰泝流之事并行之有驗故春秋愈高而精力不倦壬午春改元天寶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安西此庭河西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劍南嶺南以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為朝散大夫初同秀言夢玄元皇帝告有靈符藏尹喜故宅上遣使求得之遂享玄元於新廟羣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帝從之以公遠復至因思張果復往恒州召之果忽卒弟子葬之後發其塟空棺而已三月李林甫將嫁女裝飾具備女忽不見具事奏聞勅羅葉二師就宅尋之葉師踏步那齒噴水作法汔持朱字照之果得一少年執女衣襟潛於中門右座一見大怒

張卓　張蘊　五僕

令前擒之其人舉臂如抵墻壁終莫能近以狗馬血潑刀劒擊刺其人開口鋒刃摧折（大奇）又勑使宣云斷頭以進（好利害）其人脫左鞋伸足推之右座羅葉暨勑使皆仰仆羅公曰向者入門見有非常之氣（公速識貨）及其開口果有太乙使者相公但獲愛女何必相害林甫乃止葉羅細叩其由此人姓張名卓風神秀逸志趣蕭閒雅好仙書秘典九經諸史舉明經不第歸蜀路由漢中遇一叟自稱姓張名蘊字藏眞夏居豆積冬居鸑鷟見其戴烏帽衣紅舊葛衫烏犀帶短靿靴僕五人名狀甚怪曰檎木栗葛榼復有隨身之用白藤笠六角扇水如意筇竹杖長盈壺常滴盃自然流酌有白驢曰

雪精

雪精日行千里多遊終南太華、青城、王屋、云與葉羅二大師爲侶、卓求其道要、叟曰、富貴聲色伐性之斧、黜化烹煉戕命之斤、草木金石腐腸之藥、恬淡寡欲可以長生、每迷金丹華池之事、易形煉化之術、莫究其微妙、盤桓月餘臨行贈以白驢、言當在前途再會也、卓以衣與書悉加驢背不暇乘坐、但驅而行、取便路自斜谷中行數日將至洋州、驢忽奔擲入深簣中、卓隨之至一洞口驢復走入、時已曛黑、卓亦困倦坐而假寐、及曉覺洞中微明遂入行約數里、出洞門見草樹巖巒悉非人間、所有絳闕金城被甲者數百守衛、見卓呵問、答曰、塵俗賤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狼

張女

啻天人所酉耶

同姓爲婚

乂召入見一人居玉殿被羽衣身可長丈餘鬢髮皓素侍女滿側皆有所執延卓上殿卓趨拜使坐與語甚喜留款酒味珍香異果羅列謂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某惟一女願事君子卓再拜謝顧左右令將青合來取藥兩丸與張服訖覺臟腑清瑩遂巡搔摩皮若蟬蛻視鏡如嬰孩之貌以衣一箱令服之至夕成禮有霓旌羽蓋仙樂步虛與妻相見貞天人也每朔望與張乘鶴上朝蕊宮月餘張曰某血屬在人間思歸一次非有所戀也仙公戒之曰但歸不得淹留遂與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於頭能隱形一置左臂千里之內可引手取之一朱符置舌上有不可却

者開口示之一置左足能縮地脉及拒非常然勿恃靈符自顛狂也令取驢乘之回蜀處分家事乃入京遊觀見一大第人馬駢闐窮極華麗因入經數門人無見之者至廳事鋪陳羅列賓客滿堂後帳內稚餙一女年可十五六張戲引之於中門後不知為林甫家也至是脩述羅棄言於帝令衛兵送歸舊山以驗其實遠至洞見金城絳闕仙翁侍從森然出呼曰張郎不記吾言幾至顛蹶張拜訖將前送者欲隨之翁以杖畫地成澗數大深亦如之張妻至以領巾擲水上化五色綵橋招登之隨步即滅雲霧四合咫尺不辨唯聞鸞鶴笙簫之聲半日方止衆皆遥禮歸奏帝

始知為眞仙。發使就山祭醮。因呼隅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帝詣羅葉曰。通玄先生曾言晉州神仙張薀號洪涯子。已千歲餘。蓋古之高仙。開元中累詔不起。聞其跨驢領僕每遊市廛。酒酣笑傲自若。故詔閻本立圖其像。庶得朝夕瞻覩。多有題咏者。葉曰此人善易形鍊化。須張果乃知其踪。帝更念承禎。將遣使召之。其弟子忽賫遺表至。言已解化。年八十九。精勤修煉。童顏輕健。如三十許人。先期告弟子曰。吾自居桐柏玉霄峯東望蓬萊。常有眞靈降鑒。今為青童東華君所召。遂坐而委蛻。頃之。唯有衣冠衆歛。空衣葬之。弟子七十餘。得道要者止三四人。帝賜號正一先生。鍰溯源追贈

弘景為銀青光祿大夫承禎學術淵博有校定諸書傳世號小司馬此遷于賓表弟子即河東薛季昌帝延坐問道季昌陳所撰道德玄樞研真窮妙以守虛白應天真之會合人事之機帝嘉禮之未幾歸隱漢州綿竹為其師焦友真引去江以南連年荒旱吳興廣德民禱于橫山張公廟感應得雨奏聞詔贈水部員外郎改山為祠山公諱渤字伯奇武陵人父龍陽君與媼遊太湖之陂忽晦冥雷電媼見天神賜金丹有娠漢神爵三年二月十一日夜半生長而奇偉隆準修髯有神告以地僻不足建家命行有獸前導與夫人李氏東遊吳會渡浙江至苕霅白鶴山有四水會流止而居焉於白鶴得柳氏於烏程桑坵得趙氏俱為侍人有九弟五子一女八孫公始於吳興郡長興縣順靈鄉役陰兵自荆溪疏鑿聖瀆長三十里志欲通津於廣德公設鼓壇鍊形為烏所誤夫人爽至公變未及不與相見化於縣西五里

張渤

梵僧不空

上御果
子父子
千為載

横山之頂求入亦至縣東二坐而化時人並為立廟聖濱煙為民田以浴兵池為灌溉瀨水田萬頃掛鼓之置禽不得栖蟻不敢聚遠近祈禱雨暘必應是歲秋七月又旱命公遠求雨言可過茉曰今祈之必暴帝命金剛三藏設壇請雨果淋注不止坊市漂溺有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召使求霽不空遂於寺庭建泥龍五六乃溜水胡語罵之大笑有頃雨霽每祈雨無他軌則但敷繡座手旋數寸木人念咒擲之立座上伺木人口角牙出目瞚雨輒至常歎曰天之賜雨可祈國之奸使難逐遂不辭而去癸未春帝取方士附會之說老子之父為周上御大夫追尊為先天太皇又以皐陶為太上李氏所由出尊為德明皇帝甲申改年曰載以

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初守珪鎮范陽澧州刺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人忽得疾醫不能療北山有道者衣黃衣在山數百年稱有道術令自往請至診視與方餌女病全愈令厚贈貨財居月餘告歸令女夜卧忽有人與之寢而和焉每至則昏魘及明人去女復如常如是數夕女懼而告母母以告令乃移床近已夜伺之覺床動掩之擒一人遂命燈至即北山道者縛而訊之道者泣曰吾命當終彼惑乃爾向遇負局先生傳煉生之道復求其丹要先生曰凡俗之念未除縱遇惡報苟能修持壽得永久吾居山六百餘年未嘗到人間今垂千歲昨蒙殷勤召至見公女意

以清　王倕　蘇嘉慶　懷讓禪師　弘景律師

悅不能自抑有術能隱形以致家人不見往來令中節度欽之宮道如是使守珪斬之及聞祿山鎮燕遂告病歸清河崔以清復言見玄元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敕使往掘亦得之東京留守王倕知其詐按問首服上不深罪初術士蘇嘉慶言遁甲術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祈從之禮在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李泌自丁家艱聞朝廷寵任奸邪無復名宦之念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嶽張先生受籙時南嶽般若寺懷讓禪師道行圓通泌亦與之遊師本杜氏年十五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受具習毘尼藏復詣曹溪參六祖問甚麼處

來曰嵩山祖曰將甚麼物來曰說是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祖曰即此不汚染諸佛所念護汝能如是吾亦如是師豁然契會執侍一十五載開元中來般若寺有沙門道一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箇甚麼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磨於菴前石上道一曰磨作甚麼師曰作鏡道一曰磨磚豈得成鏡師曰坐禪安能成佛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明白提醒）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更醒醒）（佛非坐卧）佛無定相

訥以無知之民誤入仙都若不重見袠七凋落世變轉格終不能斷割塵緣張卓闖相府動朝廷羅葉拖法擲楔同非太乙眞符何能羅[illegible]

宗治得吾
有善威儀
智達得吾
眼善觀盼
頭然得吾
耳善聽理
神照得吾
鼻善知氣
嚴陵得吾
舌善談說
道一得吾
心善古今

○○懶殘
唯異人能
識

○懶殘李泌兩知心　○敬業寶王雙現跡

道一因禮拜曰、如何用心、合無相（此問不答、）三昧、師示一偈曰、

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

有入室弟子六人、一一印可、時圓寂於衡嶽、執役僧明瓚、性懶而食人之殘、號懶殘、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二十年無倦色、中宵梵唱、響徹山林、先悽惋而後喜悅、李泌聽而異曰、必謫墮之人、時至將去、候夜潛謁、望席門通名而拜、殘仰空唾詬曰、是將賊我、泌愈敬謹、殘方撥牛糞火出芋啗半授曰、愼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食之、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夜忽風雷一峰頹下、正當上山磴道、

令十牛挽之數百人鼓譟而推力竭而愈固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笑以爲狂乃履石轉盤若雷而下山路既開一郡呼至聖殘懶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殘曰授我箠爲爾盡驅除衆遂與荆挺躡覘之纔至門一虎啣之而去自是虎豹之踪亦絶泌知其假此化去乃爲著明心論初相衡間有一僧博習經論每登講筵自謂超絶而聽者稀少布施僅有傳少憤將遍訪知者南至衡嶽寺常獨坐尋繹經義自咨曰所講說者無乃乖於聖意乎沈思之次忽一老僧杖錫入問習何經論僧述其由老僧笑曰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試爲爾結緣因問資粮幾

此是入世善因

志緣

仕括

何曰歷行萬里食費皆竭唯大衣七件老僧曰可賣之以値皆作餅食僧如言約數千人食相與携至平野散擲焚香長跪而呪曰食我施者願來世當教得至菩提爾時烏雀下啄螻蟻攢食老僧別去僧更名志緣周游紀却歸河北開講聽徒動千萬人年皆少壯一日講堂前忽垂一巨手空中發言曰昔來開覺法門今日接汝歸去緣曰接引佛復至遂合掌觀心而逝衡嶽僧言之泌爲紀其事時有僧佳括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嶽月餘忽集諸僧懺殺人罪咎僧徒異之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兵敗遁入大孤山精勤修道已證四果矣因自言死日果如

宋之問

期而卒。遂葬衡山。駱賓王亦遁爲僧。至錢唐棲焉。宋之問初遊靈隱寺。得句曰。鷲嶺鬱岧嶤。龍宮鎖寂寥。夜月長廊行吟。有僧點長命燈。坐大禪床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訝而晉謁。僧謂曰。時事可知。何不從我出世去。之問不然。終被遷。明更訪。則不復見。詢之寺僧。有知者曰。此賓王也。歲餘。仍終於靈隱。初武惠妃有疾。聞武林爲僧海矢願齋供萬衆。以邀福德。捐貲遣中使賫往散施。及妃薨。帝悼念。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極美。小字玉環。鬱林雲陵里人。母葉懷十三月生。父亡。都督部署楊康求爲女。三歲聽康親女讀書郎能成誦。長史楊玄琰以金帛與康。得育於家。既長選入壽王宮。後名其生處曰產容縣。家有一井。爭婦汲飲。産女必美。帝見而悅之。竊

之問續終其篇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同。夙齡尚超異。披對且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余度不

楊玉環 [illegible] 楊康 楊玄琰 楊釗 章仇兼瓊 柳士曹 李氏 裴兵曹 是何言與

令宮人諷妃自意乞為女冠號太眞更為壽王娶妻潛內
太眞宮中號娘子乙酉秋冊為貴妃三姊皆才色帝呼為
姨並承恩澤從祖兄釗不學無行章仇兼瓊鎮蜀辟為推
官使獻春絲於京帝授金吾兵曹參軍時兼瓊新得吐蕃
安戎城差茲州上曹柳某送物至城所三年不復命柳妻
李氏居宮舍忽有裴兵曹詣門云是李之中表丈人李念
無裴姓親門不令啟裴因言李小名兼說李中外氏族李
乃令開門致拜因為具飡裴容貌甚雅問柳郎去幾時答
云三歲裴云三載義絕古人所言且我與子業因合為伉
似不由人可否
儷願無拒竟為裴丈所迷而章仇聞李姿美欲窺覘之令

許老翁

夫人設筵會府縣妻固不畢集唯李以夫婿在遠辭焉章仇妻以須必見李懼責遂諾欲易衣裝裴顧小僕開箱取第三衣來李意不足裴曰第三已非世有須更衣至異香滿室李服之裴眎且笑曰衣服當須爾章仇何知第幾許老翁知耳李登車詣節度家夫人并座客悉降階致禮李既服天衣貌更殊異夫人令白章仇徑入院戒衆勿起見李服色歎息數四乃借帔觀之試之水火不焚污因留詰之李具陳本末使人至裴居處則不見矣兼壞易其衣以進并奏其事勅以計求許老明之章仇意仙者必往來藥肆令諸藥師候其出處居四日有小童詣肆市藥藥師故

與惡藥小童復來且囑云大人怨藥不佳欲見撻因問爲誰曰峨眉許老翁藥師引童白府草仇令勁健卒吏百五十人隨童詣山且申勑令至則山峰巉絕童自下大呼翁出石壁上問何領兩許人來童白翁云童冒不來遂冉冉躡虛而上諸吏叩頭哀求云大夫之暴翁所知也翁乃許行謂諸吏曰但返我隨至吏卒至府而翁亦至章仇俯伏問娶李者誰翁曰此上元夫人衣庫官俗情未盡耳章仇懇翁詣都許與奏事官剋期而已先至帝奏問曰庫官默降還有罪否翁云已被流作人間一國主矣帝問衣竟何如許云設席施衣於清淨處自有人來取命如言置

如此酒家神仙當來

之即有旋風捲來入雲顧盼間亦失翁所在兼覆以帝好道常搜訪異人有一鬻酒者酒勝其䕌又不急於利賒貸甚衆每有紗帽杖藜四人來飲皆至數斗積債至十餘石併還之談諧笑謔酣暢而去其言愛說孫思邈或報章仇遣親吏候其再醉前拜言曰尚書令傳語欲候仙官起居不知俯賜許否四人酣樂不顧逡巡問酒家曰適飲酒幾許曰十石皆撫掌笑曰太多不離席上倏已不見章仇尊令探視月餘不至一日又來章仇濟駕往詣躍出再拜四人相顧徐起唯紫枝四莖在座章仇奏其事帝以公遠久於蜀召詢二事公遠曰此天上酒星其遊飲處處皆至尤

孫智良

自爲詐語將誰欺乎

曰崔曙

樂蜀中老翁即許遠遊也公遂以帝晚年欲心並熾復遁去帝數延元之法善孫智良那和璞等入宮祈壽凡有自言知道術者必優禮召問田同秀土祀老君像又於祀所獲金匱靈符帝求見厚賜之丙戌元旦帝御正殿謂宰相曰朕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煉成丹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羣臣表賀和璞辭歸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最少亦隨焉伐新汲泉皆名士和璞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等可爲余各辦一味來數日脩諸水陸張筵於亭戒勿妄窺衆閉户不敢謦欬

上帝戲臣

邪下山延一客長五尺者居其半（真異人）緋衣寬博橫執象笏其踑踈長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與邪劇談多非人間事崔曙不耐（崔亦奇）因走而過庭客熟視顧邪曰此非泰山老（破他認出）師耶應曰然客復曰更一轉則先之千里矣及暮而去邪謂崔曰向客上帝戲臣也頃言頗記無崔垂泣曰幼時常聽先人言之後曙仕爲司馬寄居荆州病積年且死忽覺卧室北墻有人劚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如此七日劚不已墻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墻外乃野地有數人荷鍬钁立於穴側崔問之云邪真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騶五六悉

三陳希烈

二張尉

平情來衣毳曰眞人至見形坐輿中曰陷垂綫執五明扇侍衛數人去穴數步而止謂曰公算盡僕爲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言畢壁合如舊旬日崔病愈令人至終南致謝云一月前已辭化崔以奏聞帝益信道術黃門侍郎陳希烈曾事法善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於上林甫以其柔佞易制引以爲相法善居景陽觀勤行修煉四方有災患者求之立應二京受籙爲弟子者千餘凡有金帛及上方所賜並修宮觀恤孤貧時或遊行救濟闡明香直人

李八百初於豫章華林元秀峰沖舉即於其也建元陽觀之妹在瑞郡西北二里

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再生復爲夫婦法善識之

三葉仲容
三葉慧明
三葉重

曰此尸媚之祟不速除之張死矣即以符投之化黑氣而散錢唐江常有巨蜃爲害淪溺舟檝行旅苦之法善投符江中使神人斬之除害殄凶玄功遐被請以松陽住宅爲觀賜號淳和御製碑文書額崇顯之是歲六月三日謂弟子尹愔等曰余塵限已滿當歸上清復命龍車已駕矣遂脫然而逝年百有七歲所居院中異香紛郁仙樂遥聞有香烟直上燭天竟日方滅道表請葬故鄉勑度其姪潤州司馬仲容爲道士與中使護歸松陽詔衢婺括三州助葬供給所須詔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有道先生父慧明贈歙州刺史祖重贈越州都督發引日勑百官縞衣祖送於國

明外歸葬莽月棺忽開惟存劍履法善嘗言玄筌有將相才帝欲用之爲林甫所排久沉江陵筌遂棄職尋見驪山老母求出世道母曰昇仙道術悉在陰符經中子盍探索其旨乃命出經指示玄微筌始領悟晝夜勤修能昇騰變化母命與寇謙之等相見筌請問老母得道根原母曰我乃舜妹顆手欲濟世立功降於商爲武丁之女幼即遁出宮闈遇浮立翁於嵩洛問引入九嶷見中元大帝授以道要自此遊行救度愛止驪山武乙無道民困我保護教有皆欲我王宰天下我不許子商辛暴虐民復歸余以道力護之九州大半歸化聞宛丘降西岐諭衆庶往就之迄今

方諸大會

二千載弟子得道者甚衆予以夙根獲證仙階注名丹籍今歲羣仙畢集東方當與予遍謁也荃喜躍拜謝是秋木公見度朔山蟠桃已熟會期將屆欲廣集宇宙聖眞須召魯班仇生巫炎子都至方諸鳩工起造九間大殿三重仙用海外良材蓬丘異寶

沉香作柱珉瑁爲梁門鏤青瑣鋪嵌金花琉璃瓦五采通明瑪瑙堦一塵不染琥珀欄杆雕就天章雲篆瓊瑛穰榻碾成鳳喙螭頭內壁無非金碧窻櫺總屬璆琳上列翡翠屏孔雀屏白鷺屏百寶攢成內設暖玉案軟香紫墨瑤案九龍幡繞廣布雲床多數寶座非閑踵事增

蒼頡早有
歷代

華亦曰隨時設色

中懸赤璞匾上資始堂三字乃王次仲隸書桃園左右亭臺三十六處以備遊覽召歸九子璽眞仙官千億隸集稟命西母遺王倪容成相助料理木公命倪飛步上請高眞

大四嶽

須彌中土大地　黄老元皇帝君　中央一黍黄帝土德天君　弇茲氏

角龍木仙皇伯　徵龍火仙皇中　商龍金仙皇赤　羽龍木仙皇季　宮龍

土仙皇少　子孫諸眷屬　三代重黎　九州天龍尊神　雍鼎　豫鼎

冀鼎　青鼎　兖鼎　癸鼎　徐鼎　揚鼎　荆鼎

大庭眞君劉涓子　即冠先大夫　中黄北海公　太微紫陽眞人周義山　翠篆女官咸

逍遥　仙真官將吏兵

麗農長離山　南極長生赤精大帝　南極上宰廣壽仙翁

南宮布相何侯　赤帝三炁火德天君祝融氏　飛空神君同祿　先發真君熒

惑　太陽真君離明　太陽元君朱翼　靖定人黄敬　仙宮仙吏

廣野山　大成文宣水精素王玄聖道君　諸眷屬子孫

復聖顏子淵　宗聖曾子輿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輿　拍皐

德言政學十哲　五十八火賢　三千大弟子　孟門十七

高徒淵源諸眷屬高徒　玄衣神使　黑帝五炁水德天君禹

滄洲　處靜神君玄冥　決非大使水夷　都水使者　真

官仙吏　謁者　贊者

崑崙山　西華金母至妙元皇大帝　太煥元君華林　太英元君

媚蘭　太武元君青娥　太瓊元君瑤姬　太眞元君玉卮　蘂珠二宮春

十四位繼女元君　堅向元君少女娃　保命眞人巫咸　護生眞人

巫陽　指揮夫人目儀　避世元君南陽公主　存誠眞人莊伯微

教益眞人甘需　欣幸眞人谷將子　善觧夫人趙愛兒　自持夫人韓西

華　放貞夫人白和　三同夫人王十登　希文夫人董雙成　達文夫人

許飛瓊　意欽夫人阮凌華　凝翠夫人范成君　碧華夫人段安香

汝陽夫人石公子　佑陽夫人李慶孫　承光夫人郭密香　遠箴夫人白

四非　流明夫人衛承莊　旭初夫人李方明　固寶夫人張雲子等

女眞仙衆　紫微王夫人　王母第二十女　居羽野玄隴　白帝七炁金德天君

太閤 蓐收 白苑 克勤一陽元君 何仙姑 玉女山 貝丘之西爲仙都上苑

守山張碩真人 芳洲夫人 杜蘭香 金堅侍真 萱枝 玉潤侍真 桃枝

高潔真人 湘江漁父 開明東 神醫 七巫 巫彭 巫抵 巫履 巫凡 巫相 并前 巫陽 巫咸

天上高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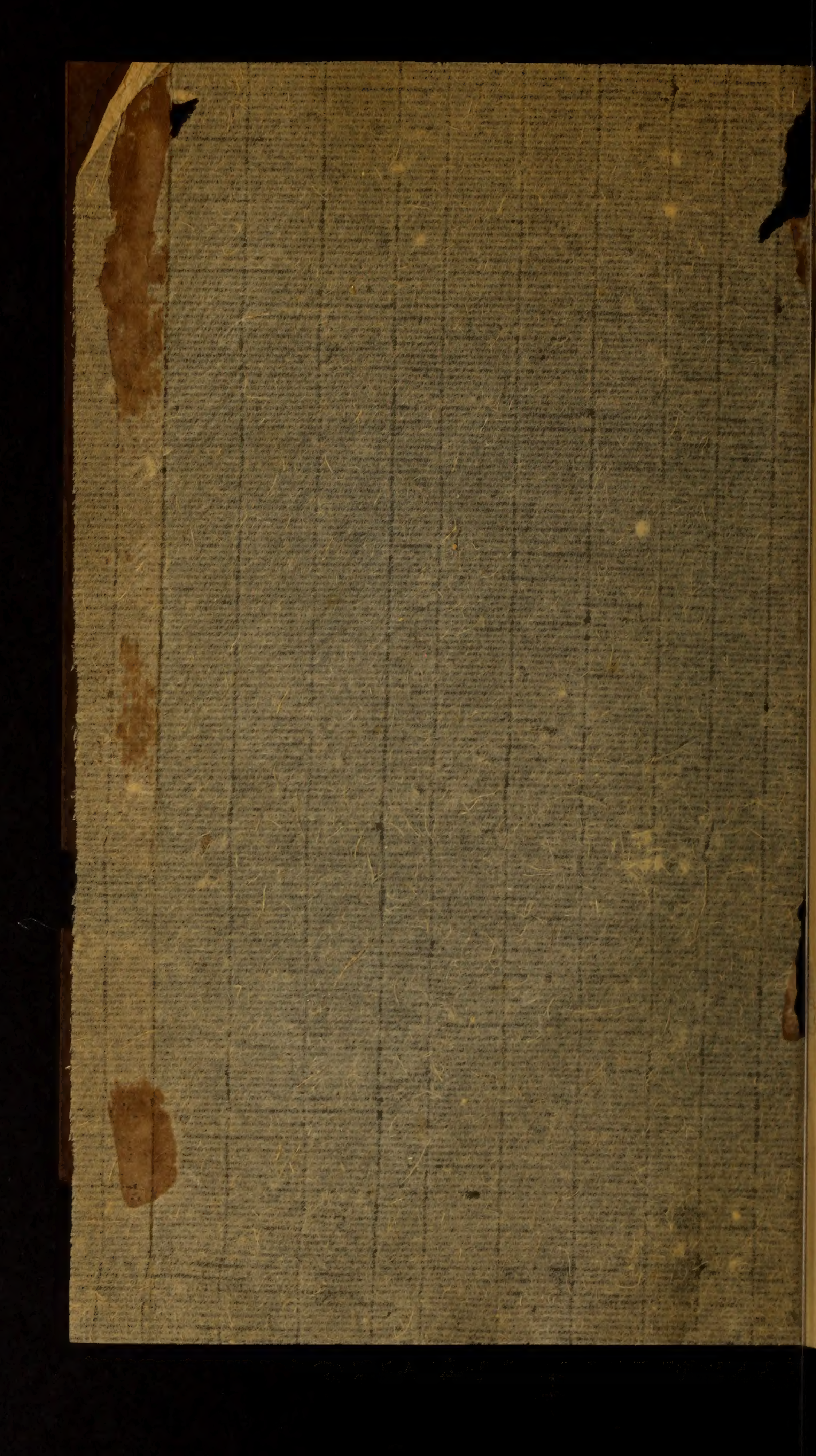
玉清聖境無上開化首登盤古元始天尊

太元聖母元尊 上清真境太衛玉晨大道靈寶天尊

太清仙境三教宗師混元皇帝太上老君道德天尊

玄妙玉女主仙道君 寧靜會皇妃 端恭麗女 恪恭褒女

讚是釋門上乘必是道派靈根兩兩相逢遂成相識徐駱若一敗節死真臟包矣一留名南嶽一現迹靈隱卯可見其異於𠚴䑛上元庫吏漁色冒禁流爲國主雖似小懲而一生之苦趣大約難受那仙之籙已高故與帝臣相接但此客異狀不知何時修謹乃得身依玉陛



眞人張碩　夫人杜蘭香　侍眞萱枝　侍眞

眞人高潔　湘江漁父　東　開明　神醫七巫　巫彭　巫抵　巫履　巫凡　巫相　并前　巫陽　巫咸

天上高眞

玉清聖境無上開化首登盤古元始天尊

太元聖母元尊　上清眞境太衛玉晨大道靈寶天尊

太清仙境三教宗師混元皇帝太上老君道德天尊

玄妙玉女主仙道君　寧靜會皇妃　端恭麗女　恪恭褒女

讚是釋門上乘必是道派靈根兩兩相逢還成相識徐騐若一敗節死眞臟包矣一留名南嶽一現迹靈隱卯可見其無於叛形上元庫吏漁色冒禁流爲國士雖似小懲而一生之趣大約難受　那仙之籙已高故與帝臣相接但此客異狀不知何時修證乃得身依玉陛